



國立屏東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一 一 二 學 年 度

陳 哲 男 校 友 文 學 獎

作 品 集



目錄

新詩

新詩組總評	2
第一名 自畫像 (陳彥廷)	4
第二名 沉默村 (嚴毅昇)	6
第三名 從田尾返家的路上 (張有志).....	8
佳作 夏日躺在倒放的天空 (黃靜薇).....	11
佳作 英雄 (許利豐)	13

小說

小說組 總評	18
第一名 求醫(余珮安)	20
第二名 高雄某個地方 (林雨諄).....	32
第三名 青春 (王紹倫)	44

散文

散文組 總評	55
第一名 不會做夢的人 (陳宜軒).....	59
第二名 御守欲守 (林郁綾)	65
第三名 暮色 (蔣育儒)	71
佳 作 騎士的驕傲(林雨諄).....	77
佳 作 住在城堡裡的男孩 (高呈璋).....	85

新詩

第一名 自畫像 | 陳彥廷

第二名 沉默村 | 嚴毅昇

第三名 從田尾返家的路上 | 張有志

佳作 夏日躺在倒放的天空 | 黃靜薇

佳作 英雄 | 許利豐

新詩組總評

評審委員

※董恕明老師 | 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柳秀英評審 | 高雄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

※丁旭輝老師 | 高雄科技大學

第一名〈自畫像〉

董恕明

本詩以〈焦點〉、〈成像〉、〈倒影〉和〈自畫像〉四首短詩，以「我不會畫畫……」、「我嘗試畫畫……」、「我持續畫畫……」和「我不再動筆……」作為每首短詩的起始與承接，讓「我組成一首有機的、互文的和詩意的〈自畫像〉全詩，能充分見到作者創作的巧思與用心。

第二名〈沉默村〉

丁旭輝

這首詩寫盡了過去幾十年來原鄉部落面對經濟發展與族群尊嚴的衝突與選擇，作者低調沉默的語言中含藏了憤怒抗議與吶喊。全詩意象精準、語言簡潔，結尾的祖靈無言，呼應了「沉默」的詩題，是相當成功的設計。不過詩中的杉原灣、比西里岸、滿地富、南田等地名與相關的事件，應該適度加註，避免閱讀時產生不必要的干擾。

第三名〈從田尾返家的路上〉

柳秀英

作者以輕快流暢的筆觸，敘寫從田尾搭乘快車返家途中所見景物，彰化田尾是台灣最大的植物培育專區，詩中作者並寫人與植物，從植物觀察中，領悟萬物共通之理。如詩中寫人為了遮掩白髮「修剪殘枝」，挑染修飾、戴帽遮羞，而斑葉植物——鹿角蕨、龜

背芽、蔓樹絨，卻以不純粹的綠，受人喜愛。思考順應自然變化，欣賞美的多元呈現。而「懂得攙和」的都成為園藝界佼佼者，是否暗喻和光同塵為現實社會生存之道？而從觀葉植物「百萬心」藤蔓下垂之姿，見出謙遜美德。靜觀萬物而有所得，作者於詩文趣味中寓寫對生活觀察的反思，實具深意。

佳作〈英雄〉**丁旭輝**

這是一首呼應時事的寫作，太近的距離，使得作者比較拉不開美感距離，因此情感顯得過於黏著，語言也因此揮灑不開。不過，這首詩在這次比賽中也是比較完整而無缺失的作品，同時作者在結尾的沉靜節制，也讓中間部分過於顯露的詩句，得到修飾的機會。

佳作〈夏日躺在倒放的天花板〉**董恕明**

詩作以「嘶」、「嘶嘶」、「嘶嘶嘶」設計成每一段落詩行的首尾，從聲音傳遞的影音效過，展開夏日裡一幅幅青春俏皮閒適的圖像：透過「臥倒」的(青春)形體，掉轉尋常生活中「空氣」、「陽光」、「海水」、「晴空」……以致「海天一色」的日常剪影；運用鋁罐／汽水、泡泡、嘶嘶聲的往復穿插，勾勒「青春」由色澤、溫度、觸感、質感……交會而成的單純美好！

作者以淺白的文字和巧妙的鋪陳，寫出青春的日常未必平常，是全詩最動人之處！



陳彥廷

自我介紹:

生自台東，來至屏東的陳彥廷。追隨靈感一路嘗試創作，高中開始接觸寫作，目前仍在琢磨現代詩中。

得獎感言:

本篇藉著審視自己這幾年的經歷當作基礎，描述獨自面對自我時的點點滴滴，並於此感謝評審老師青睞。



自畫像

〈焦點〉

我不會畫畫
只好任由雨滴流淌窗櫺的隙縫
平躺蓬鬆的雲
斜望白貓溜進家門
紅蘋果、藍天空
與刺眼陽光
聚焦在綠葉尖端
以白晝到夕陽為半徑
默許萬物掠過雙眸形成一個圓
安然在靜謐的深夜

〈成像〉

我嘗試繪畫
描摹炙熱在盛夏的白雪
刻畫冷冽於寂寥的艷陽
儘管海潮奔馳如野馬
魚群集結成激戰的沙場
我揚旗
幻化成一片汪洋
讓所有人民以我為信仰

新詩組第一名 109 級校友 陳彥廷

〈倒影〉

我持續作畫
讓畫筆嵌入雙臂的記憶之中
閉上雙眼
才讓我看見勝過山海的笑顏
恣意隨腦中奔湧的線段
勾勒出脈搏鼓譟的模樣
倚靠在背後的影
彷彿也有了情調

〈自畫像〉

我不再動筆
縱使時光淬煉容貌
卻無法揮動色彩
安定逐漸平緩的波動
順沿細管沒入暗房

頻率刺耳脊髓
才發現用盡歲月
卻不曾替自己留下紀念

新 詩



嚴毅昇

自我介紹：

Cidal，1993 年生，跨族裔身分者。

有共同著作：

《劃出回家的路——為傳統領域夜宿凱道 700+ 影·詩》、《運字的人--創作者的鑿光伏案史》。現任職助理於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計畫。

IG：cidal1993。專頁：cidal。

得獎感言：

今年原本想回母校看看，但太晚知道日期，真是太可惜了。

寫這首詩沒有特別的動機，就只是在談論一種鄉村土地正在被剝奪的現況，不只是部落人口凋零，文化也不斷在消逝。

預計出版詩集，或許最快就是明年，再請大家多多指教。





新詩



新詩組第二名

104 級中文系校友 嚴毅昇

沉默村

海階上的水田中心
長出抵觸世界的犄角
和飛鼠的皮
戴上城市來的眼鏡
遮蔽大冠鷲的眼睛
被時間與生活狩獵
獵人的獵槍不能在獵場響鳴
法院的法律成為新生活的祖靈
海岸割裂好幾道傷疤
杉原灣從美麗灣再變回杉原灣
旅館從黃金海休閒渡假村變成
文教住宿
國家以建築學為基礎學會點法
成金

（杉原灣、比西里岸、卡大地
布、滿地富
利家、南田……）有一天
人們開始坐火箭離開
抵達黎明的另一端
不聽族語的耳朵，太空了
族人的呼喚
短缺
誰能買回來？

向死與悼亡之間梭巡
村口拱門如碑石靜默
部落之名蒙上新的塵埃
迎風向水向山
落入殖民者獵捕的阱陷裏
妝有別緻的行政區名
從田地挖起大批泥巴
發現泥巴裡的碎石
像我孱弱的心

家家戶戶紛紛脫手田地至城市
遺留來來去去的黑棺與白教堂
稻穗裡包裹著恐惶與咒罵
電視上的節目主持人說憂鬱是因為
不知祖
祖，一直在等待誰來見祂
回聲返來找不到方向
祂從地上長出的 **Mata**
即使張開
也說不出話

註：**Mata**，阿美族語，眼睛之意。





張有志

自我介紹：

畢業後被通訊行業困住的高雄人，曾經只拿得動計算機，拿筆會抖，有時候生活有所感，會全力攫住腦中日漸消逝的辭彙，想寫點什麼，一直到我無所感，為止。

目前已經在用減法過生活，斷捨離後，才看得見重視的人事物。

得獎感言：

每株植栽與每個人一樣，都有自我存在的價值，它們陪伴著我，近晚時低下頭，有朝陽時就重新抬起頭，每天的循環都是人生的縮影，願一切安好。




從田尾返家的路上

新詩組第三名

99 級中文系校友 張有志

從田尾返家的路上，發覺
我們還是需要陽光的
打開窗，搖下整日的疲憊
風拂過的面容，與夕陽交錯
光影澄澄黃黃地，我們
並列、垂直、九宮格，任君挑選
肥料、澆水、腐植土，錙銖必較
葉脈的紋理，錯縱分岔的小徑
搭上快車，細碎的耳語
都長成一幅都市裡隨處可見的綠建築
魚貫入場的行道樹，適當的縮起胳膊
花圃堆砌成的空間，模擬愛心形狀剛好
我想起自己常為了趨白的鬢髮，修剪殘枝
戴帽、挑染、梳油頭，成日遮羞
頭頂的黑白與削去的年華成正比
冠名斑葉的植栽卻一反常態
鹿角蕨、龜背芋、蔓樹絨
越是不純粹的綠，越是懂得攙和
都成了園藝界裡，伸展台上的佼佼者
與我收藏的郵票、紀念硬幣
以及抽屜上鎖的光碟片無關
我們或許更適合在陽台上招搖，只是
面對的是防火巷，以及一堵暗色的牆
還記得九重葛、菁芳園、落雨松

新
詩



無論畫素好壞，同樣收羅進鏡頭
與我們的價值無關，好比
此刻我臉灰濛濛地
而你仍然願意在這裡，名為百萬心
茂盛、密集、枝葉發散，在懸掛花盆裡

都說多肉植物療癒，是因你串起了心型葉
仍不忘謙遜，垂下頭
關於這一點
我們真有默契。



新
詩





黃靜薇

自我介紹：

黃靜薇，目前住在台南的安平海邊。常用筆名是中性海棠，還有一個共同創作但不常更新的攝影詩帳 [sight_word0107](#)。目前還在社會與文化中暢遊，偶爾會寫一些小作品，仍在朝約定的目標前進。

得獎感言：

我要感謝南女劉姿吟老師、黃文車老師、林秀蓉老師，謝謝他們鼓勵我持續創作、不畏挫折。

謝謝我的家人與朋友，他們在這個世界裡溫柔的愛護我，才有今日的我。

謝謝我的妹妹，沒有她不會有這首作品。最後，謝謝那個夏天，那個她。



夏日躺在倒放的天花

新詩組佳作

社發三甲 黃靜薇

嘶

透藍色平面

愉悅泡泡 竄著

蓬勃的不可明說在空氣中 漲著

嘶

陽光折射反射

藍色留了下來

抓不到是晴空

穿指過是海水

泡泡破裂的前一刻 是通透的玻璃

嘶嘶

鋁罐嘗試捕捉青春

靈魂享受著這樣清涼的質感

這樣的天氣 這樣的空間

嘶嘶

青春倒臥在透明天花板

海天的分界

是刺激的綿延浪沫

嘶嘶嘶

玻璃般沁涼的汽水

是這樣的夏天

嘶嘶嘶

新
詩



許利豐

自我介紹:

我是許利豐，喜歡旅遊，可以揪我出去玩。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我會再接再厲



英雄

寂靜的夜，一聲驚雷
破碎的玻璃窗
爬滿縫隙的牆
漫天粉塵挾帶著絲絲不安
撲面而來

鳴笛聲由遠到近 由近到遠
哀嚎聲此起彼落
映著那橘紅色的火光
震耳欲聾的是義無反顧地回答

堅定地踏出腳步
怕嗎？

等待拯救的人們
需要保護的家園
雙肩扛起厚重的裝備
一往無前的逆行

新詩組佳作 會計三乙 許利豐

越發迅猛的火舌
吞下了大量過氧化物
不過幾息
張開血口吞噬了肉體

夜，悄然流逝
曙光照耀著
烏黑的臉
發紅的眼

水滴滑過臉龐
是雨、是淚
不覺已浸濕了雙眼

時間停止轉動
沉睡的
英雄
伴著白黃交錯的花瓣
飄向遠方
繁星點點 永不熄滅

新 詩



小說

第一名 求醫 | 余珮安

第二名 高雄某個地方 | 林雨諄

第三名 青春 | 王紹倫

小說組 總評

評審委員

※王建國老師 | 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傅含章評審 |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宋邦珍評審 |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第一名〈求醫〉

傅含章

本篇主述一位身心疾病的患者求「醫」治療的心理過程，這裡的「醫」在文中可以是醫生、神明或宮廟志工。透過主角痛苦且矛盾的內心獨白，可以清楚看到主角沉默背後是一連串難以啟齒的患病感受，在亟欲尋求醫學治療、求神問卜未果的情況下，無意間卻在某座宮廟志工的言談裡獲得重生的力量。作者在描摹人物心理和情節處理上用詞十分精確、生動，不僅將主角身心情況刻畫的入木三分，在小說結尾亦提供了轉變的契機，具有正向積極之意義。

第二名〈高雄某個地方〉

宋邦珍

作者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層層描寫個人與幾個朋友孤寂的人生樣貌。文中以意象的描寫、事件的敘述、內心世界的剖析等方式，刻劃高雄夜生活的地景樣貌，以及生活當中所遇到的種種挫折，迭起出生命中晦暗的、無法著力的心情。

從開頭個人心情以意象的方式去呈現，再轉到朋友賈斯汀的種種刻劃，再轉入個人的心情描寫，最後終結到蕎 Faye 的歌曲上。整篇小說看似隨意，其實自有內容焦點的轉移與安排。從文學技巧的



運用，足見作者是一個寫手。建議最後一句：「沒來由的，向我們平凡與孤寂的人生，這般寂寥」可刪，稍留餘味。

第三名〈青春〉

王建國

這是一篇關於青春的追憶，透過小說虛構的方式，娓娓道來一段深藏昔日心底的青澀情感。文中，以「我」（刻意安排／巧妙鋪陳）和「你」的切磋經典情愛詩文，逐漸推動情節的發展——當中「我」充滿試探、孺慕／愛慕的話語及對話，更像是一種吞吞吐吐、說不出口的獨白——直到終末才不吐不快：大膽告白及點出實情，同時也將整個故事情節推升至最高潮而戛然收束——再無餘話——可謂深具張力，也相當精彩。唯臨末前的一段文字，語帶遺憾、反思及批判，與先前行文不類，或有過於急促、突然之嫌，加上多用說明（講述）方式，故敘述上似乎較缺乏「說服力」，建議可再斟酌。雖然如此，瑕不掩瑜，這仍是一篇青春佳作。





余珮安

自我介紹:

總是被生活打擊，所以總是寫生活。
不知從何時起寫作已不是夢想，而是成就自己的必經之路。

得獎感言:

這是我這一年換了三間身心科、求了兩間廟、算了兩次命的一點結論。

有些人說日子會好起來，但其實生活不會如願只有自己知道，而我，早就在心中千百次下跪求饒。

太過自愛會造成問題，因為你會過度在意自己的狀況；不愛自己卻是種錯，因為再也不會有人在意你的狀況。

當心態與情緒懸在標準線上，我們只能拚了命地使自己表現及格。



他將涼菸咬進嘴裡，用門牙在濾嘴前後咬著，花了好些功夫把埋在其中的晶球咬破，這才從菸盒裡拿出紅色的防風打火機，湊近那驟然噴發的火焰裡。

這不是習慣，反而像是某種信仰，相信衝進鼻腔和咽喉的涼意可以抓緊自己的意識，將欲流離飄盪的靈魂栓回肉體之中。即便本身並不喜歡嘴裡因焦油而發酸的感覺，討厭喉頭不停湧上的淤痰，厭惡附著上身的菸臭味，卻還是不厭其煩地這樣做。

摩娑著霧面的打火機殼，彷彿恐懼於與行經周遭的路人對視，他的目光垂垂落進了那熾熱的顏色裡。

他喜歡紅色，不是喜氣的大紅色或是夕陽的暖紅，而是深沉、高級、有質感的那種紅色。他只用紅色原子筆寫字、只戴紅色的耳機、只穿紅色的帆布鞋，甚至是身心科開的紅色膠囊都對他有不同一般的吸引力，彷彿光是看著藥袋就能獲得其中療效。

一些心理測驗裡會這麼解析：喜歡紅色的人，即便外表冰冷，但內心仍有股對生命的熱情，對一切充滿理想、渴望燃燒生命之火。

但於此時的他，心中若有火，那也不過如手中垂死的菸頭，終將被棄於地面，輾蹂而死。

透過透明的自動門，顯示看診序號的螢幕閃爍了一下。他連忙彈掉了菸火，按住塞在耳朵裡的紅色耳機，將音樂掐斷了，然後在空氣流於寂靜之前，快步踏進了診所。

這些日子以來，他求問過好些對象，身心診所一間一間地不斷嘗試，然而，醫生、占卜師、算命師、父母、好友，提供的建議卻都不盡他意——這是自律神經的問題、是流年不利、是身體在為了更好的未來儲備精力——而他會——反駁認為是自己不知足的言

論、不信自己有美好的將來、不知道該如何卸除心中憤慨、焦躁與自卑。

這間診所，是他下一個得到解答的希望。

他小心謹慎地在辦公桌前的沙發上坐下，生怕驚動了這診間凝固的靜默。那張有著紅色絨布表面的單人椅在稍微碰觸到面料就可以感覺到包裹而上的溫暖，可那椅子並不柔軟，像是怕乘坐者就此淪陷於這小小診間一般，以溫柔的表面抗拒著前來求助的病患。

他能感覺到上一位患者殘留的餘溫，佐證著他這接近一個小時的候診時間並非白等。

「最近覺得怎麼樣？」辦公桌後，燙了一頭筆直長髮的醫生出聲詢問。鏡片後的目光麻木，彷彿早已看盡病人病因與症狀，卻擠出關懷世人的專心聆聽模樣，似乎是對方最後的職業道德。

一時間，他感覺腦中一片空白。他想說出口，他想把心中的那股悶燒著、幾乎要堵死自己的淤塞釋放而出，卻連死結的線頭都摸索不著。

腦中醞釀好的發自內心的求援，在接收到醫生的「關懷」後就這麼消失了，好似自己其實是心虛的，其實已規劃好的話語全部都是謊言，一切只是他腦中自欺欺人的內心戲，只是他博取同情和關注的台詞，而醫生是看透他內心的神明，所以他心虛、他遺忘。

最終，他只能保持著得體的笑，坦然從寬，憋著氣禮貌地用破碎的言語說出了他矛盾又衝突的痛苦與病徵。

最近很躁動，好像很想工作但是其實沒有體力；心情很鬱悶，想攻擊自己或他人，可失去了表露悲傷或憤怒的能力；渴望被人擁抱、渴望與人依偎、渴望傾訴衷腸甚至嚎啕大哭，卻覺得被人關懷照顧非常尷尬；想要與人交流、藉機放聲大笑，但又必須在談話中壓抑著接連湧上的哈欠。

他的專注力很糟、食慾不振、健忘、易怒、沒有耐心、提不起



小說



勁、疲累但無法入睡、無法給予他人正向的反饋、甚至已經影響到了自己這一生好不容易構築的生活圈；他甚至沒有性慾，因為對事物的熱情被抽乾了，連最爛俗的肉體誘惑都無法對他有所作用。

所以他求助香菸、酒精、藥物、科學或不科學的解釋，只為從泥沼中脫身。而這些「藥引」，卻並未為他開啟四面八方直通解脫的大門，只是讓他有餘力去運作生活而已。

他以為自己會說到哭出來，以為自己會因為這般赤裸的自述而情緒激動——但是什麼都沒有，他抽象地說著自己的症狀，絞盡腦汁想在記憶中挖掘出一些具體的例子來佐證自己的言語，內容卻單薄無力。

狹窄的診間配置，使他能清楚看見醫生在病歷系統上輸入了什麼。像是手機的語音輸入系統，將他所說的一切轉換為文字。

忽然間，他感到赤裸、羞恥，緊接著是惱羞與不悅——這算是治療嗎？還是傾聽呢——各種無從辨別的情緒衝擊著意念，使他打住了自述。


他在想，是不是他得做出一些激烈的動作才能動搖那種近乎冷酷的友善？他想打翻那發出噪音的鍵盤，想去拉扯那死板筆直的頭髮、拿起桌上的原子筆刺入醫生或是自己的眼睛、或乾脆就當個變態，去侵犯那一對可說是放置在辦公桌面上的雄偉乳房？

就像是血液停止了動向一般，他的嘴巴開始發麻，無力感從臉部的最表層開始，逐步攀爬到頭腦的中樞，使嘴不能言、難以呼吸、無法聚焦。這似乎是一種自衛反應，身體在自發性的阻止自己撕開傷口、揭露最原始並醜惡的模樣，同時讓靈魂抽離肉體，以避免接收到他人的惡意反饋，也斷開讓自己做出魯莽行為的體力。

他極力蠕動麻木的嘴詢問。此時，他的意識已經剝離了一半，神情恍惚癡呆，「我這樣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嗎？」

醫生抬起頭來，和藹地衝著他笑，「我們先吃兩週的藥。平常要





保持運動的習慣，手搖飲少喝一點。如果心情真的很差的話，可以先換個環境，讓自己抽離一下。如果可以的話，多觀察好的頻率，不要害怕跟人相處，有機會可以找人聊聊。」

粗淺而浮濫的建議，在周遊各間診所時已聽過不少，但醫生友善的態度讓他不敢繼續追問，怕自己顯得刁難。

知道此行仍無法獲得心病的解答，他在口罩底下悄悄而緩慢地深呼吸，學著平常抽菸的方式，終於讓渾身肌肉稍微鬆弛，舒緩了麻痺感。

他問，「可以幫我開看診證明嗎？」

「我們開醫療證明很貴喔，你工作或學校需要請假的話，基本上用收據就可以被接受了。」

「我知道，但總要有一個理由……就是如果我需要一直請假的話。」

醫生的應答還是那樣友善而疏遠——一點點頭，然後將電腦螢幕轉向他，開始講解各項藥物的外型與服用方式。

風在撲打他的身體，企圖將他的神智吹得更為散亂，欲將他的手從油門拍落。打從精神出現異常，不在定位的靈魂讓他時常失去平衡，加上服藥後的副作用，他的專注力渙散、手腳疲軟，以致大大減少了出門的次數，騎車出門更是少之又少。

褲子口袋有些重量，塞著他的香菸、紅色耳機，以及一張醫療證明。

直到走出診所，他才心急地從裝著厚厚一疊藥物的藥袋中抽出了那掌心大的紙，期望看到一個真正的名字，來解釋自己的失意、不耐與狼狽。

然而，那印在紙上的簡短醫學結論，不過是一再證明除了用藥之外，似乎所有人對他都無能為力。

他在一間宮廟前停下來。

那是一幢被列為古蹟的庄頭廟，夾在兩邊現代化的公寓之間，明顯地暗沉而深邃。因為平日緣故少有信徒前來，也讓他得有勇氣下車走進。

儘管有著日光燈、光明燈與燭火的光源，室內卻仍顯昏暗，四面皆是厚重的信仰及歲月的顏色，將本該明亮肅穆的景象搗出了一股陰森。

他跨過被多年踩踏而圓滑了表面的石製門檻，耳朵立即被錄音機重複播放的誦經聲填堵上，莊嚴而沉悶；撲面而上的還有沉澱在室內的檀香，那氣味會用迷濛但穩重的方式滲入他的衣袖布料的每一寸交織，鑽入他的髮梢，鋪進他的鼻息，就像印上手指的桃紅色炷香顏料，一時揮之不去。

他走往角落的辦公處。貼皮的櫃檯被香火燻出深淺不一的色塊，甚至有幾處不知是被香火或是菸頭給燙出的坑洞。為防止盜竊，櫃檯上安裝了扎實的柵欄，僅開了一處可上鎖的交易服務處。

他從口袋裡摸出被擠出褶皺的紅色紙鈔，交到了櫃台另一頭唯一一位志工手中，換得一疊用紅繩細綁的金紙。

「你看起來鬱卒鬱卒。」

轉身離開之前，他被志工沙啞的菸酒腔給攔住。這時，他才注意到對方的頭皮和耳朵上的暗紅線條。

猶如傷疤一般的紅色紋路，刻畫出細緻的龍鱗，龍身蜿蜒致一邊的耳朵，猶如一張網扒在他的腦殼；眉骨上有個坑疤，像是被刨了一個粗糙的洞，裝載著未說出口的故事。

他不禁癡愣，直到注意到對方的毫無掩飾的目光，這才自恍然中回神。

似乎早已習慣被如此失禮地注視，志工用有著濃重腔調的閩南



語說著，「來這邊是求個心安，讓眾神明保佑你順遂，不是讓你怨天尤人，知道嗎？」

像面對身心科醫生時的那種態度，他禮貌而尷尬地點點頭，接著趕在防禦機制再度啟動前，捧著金紙回頭往神明桌走。

若是開口接話，就是著了魔道，就會入了深淵。他害怕與人深交的本能催趕著他的腳步，深怕自己不自覺說出太多掏心掏肺、暴露醜態的話。

將金紙安放神桌後，他在燭台前站了許久，直到將牆上斑駁的指示圖記下來，這才彎腰從鐵桶中抽了香炷點燃。那纖細而扭曲的煙向空中爬去，蜿蜒迂迴得如同每一根在他手中點燃的香菸，他模仿著其他信徒的動作，按照方才背下的指引，依序祭拜了廟中供奉的神尊。

十數尊神像被依照大小及位階整齊安置，各持不同法器、各有不同神情，唯一相同的，是衣著臉孔皆被數十年來的香火燻了黑。儘管雕刻師製造了圓潤的輪廓，卻消滅不了那一身被善男信女的信念所加持的壓迫。

他暗自心想，那些被宣揚著是感同民間疾苦的靈體，或許過得比人類滋潤與富足。

但這會不會是能夠提供他解答的地方呢？

手中的香分散安插入香爐後，他走往主神面前，神桌上用香環廢物利用而成的置物盒裡，挑出兩個裂紋較少的筊，用雙手緊緊摀在手心，感受到其上不知是灰塵、香灰還是其他信眾留下的塵土。

他的空虛、困惑、絕境、失意、悲愴，在要求著他一字不漏、傾訴由衷，即便他是如此恐懼於自己的失控。

他在鋪著薄薄一層香灰的褪色軟墊上跪了下來。

而就是這麼一跪，他的思緒乍然淨空，就像每次坐進身心科診間般那樣空白。他想說、他該說，都總是難以訴說。

他強迫自己深深呼吸，再緩緩吐出。

「我的名字是……」他喃喃，一半唸出，一半在心中說著。就像默背著一段台詞，又深怕被人察覺自己的表演；就像在診間表白病徵，卻總是與自己最真實的樣貌擦不上邊。

積淤胸口的哀戚怨嘆發著抖想衝出他的咽喉，可此時那股發麻感卻又攀升而出，鋪天蓋地地衝往他的鼻子、眼睛，直至整個臉部。

他在口罩下拚了命地反覆深呼吸——此時回頭到車廂拿藥來吃，是否是對神明的污辱？

他不禁兩手合掌，難受地佝僂著，直到聞到了笈上那混雜著香火、灰塵與木頭的氣味，強壓著去反抗眾神目光、逃離此地的衝動。

我能好起來嗎——他祈求似的在心中發問，鬆開手。

笑笑。

他彎下腰，匍匐般掙扎地撿回了笈——我可以得到幫助嗎？

笑笑。

他下意識地跟著笑出了聲。


多年前，他見過有人哭倒在神桌前，哀號怨懟著自己的付出並未獲得神蹟回報。現在的他是否也該哭鬧一回？控訴自己的祈求並未獲得回應，氣憤自己沒能獲得神蹟？這裡四處是易燃物品，只要悄悄將桌上的燭台推倒，就能報復這世界給他的一片空白。

麻痺感阻止他繼續嘗試詢問。當下，他已不再對此行有所信心。

然後他想到了口袋中的診斷證明。

我是不是該找對的人相處呢？他兩手相靠，捧著笈。

這一次，他無須細看，也能知道笈落地時的正反。



他步履蹣跚地走出廟門，在信眾休息區的斑駁木製長凳上緩慢坐下。渾身的力量似乎隨著整日下來的表白被一同掏空殆盡。

一旁不鏽鋼辦公桌上放的透明菸灰缸底部已經被層層焦油染上了色，燒出層層無法磨滅的傷痕，正如他的心，總想著骯髒齷齪的惡劣念頭，又被理智與恐懼扣著行動，將自己折磨得傷痕累累。

到底在祈求誰的援助呢？醫生嗎？神明嗎？他根本說不清自己的煩惱，無法有效表達心中鬱結，那到底有誰能來解開這糾纏著他的噩夢呢？

他從口袋摸出已經被步伐摩擦而爛了邊角的菸盒，撥開蓋子，這才發現那菸草四散的盒中缺少了打火機。

正苦惱於自己的健忘，忽然一支紅色的打火機被遞了過來。那是超商裡最廉價的款式，透光的塑膠殼卻給人紅寶石一般的錯覺。

是那位辦公處的志工。

「要呼吸一下嗎？」對方問。

他沒辦法接話，就像不敢坐進診所的候診區一樣，恐懼於與人接觸，害怕防禦性的發麻感再度發作。

但是，或許這是個大好機會呢？幾番觀察之下，他相信對方也喜歡紅色，相信對方肯定也藏有什麼故事，甚至是有著和他相同的、渴望傾訴於人的毛病。

他更相信——他看著對方從口袋中摸出的菸盒——雖然和他手中的型號不同，但同樣是塞了晶球的，且雙倍濃烈。他們有菸槍之間特有的吸引力，只要他願意開口，在這一根菸的時間裡，彼此要聊上話就並非難事。

他們是同一種人。就像醫生口中的「頻率」。

即便，這是最為錯誤的頻率，卻也是最正確的頻率。

心中躁動，他必須閉上眼睛、憋住呼吸，才能忍住那一訴衷腸的衝動。他想分享自己最喜歡的顏色，想抱怨身心科醫生職業倦

怠、只想用藥物解決他的問題，也想傾吐自己剛才和神明——或者說和自己——的對話。他的世界好安靜、好嘈雜，他多想打破這一切非自願的雜亂，去尋找一位真正能聽懂他說的話，並全然接納的人。

見他遲遲不回答，那個人毫不介意，只將打火機往長凳上一拍，兀自在另一頭坐下。「我齣，有時候就很想找人說話，我沒辦法憋著啦！一定要講，我看到人就想講話——阿講了人家不愛聽啊！最後就跟人家吵架打架。」對方用食指和中指夾著香菸，示意了一下臉上的傷疤，「一開始是被丟到醫院，幹！整天吃藥，已經夠笨了吃下去更阿呆。那藥會吃死人你知道嗎？現在安眠藥吃多了已經不會死了，是一整天十幾顆有的沒的，會讓你從內臟一路壞了了。」

「最後我就知道了，有話就對上帝公講——祂又不會說出去！對不對？所以我就留在這裡，想講就講。」那個人說著，用夾著菸的手在空中比劃，好像十分得意於自己的解脫，「而且你知道嗎？每次我只要跪在那邊一問，我的腦袋裡就會有答案！馬上就有答案了你知道嗎？上帝公一直在給我指示！」

他想要用笑聲回應對方的熱情，可乾笑了兩聲後，口罩下的嘴卻大大打了一個無聲的呵欠——並不是因為感到無趣，單純只是表裡矛盾的症頭。

他低頭撿起對方放在兩人之間的打火機，擦出搖曳而脆弱的火光，用嘴裡的涼煙接上了。

那是他聽過最長、也最能感同身受的故事。

刺著龍紋的志工接連點著菸，滔滔講述著自己過往的荒唐，以及與神明的緣分。不知道吸了多少的尼古丁，他像喝醉酒一般頭暈目眩。

他應該要為此而哭的，這一生逃避不盡的與人交手與人生難關，這世間無處能容他的空曠與狹窄，在對方的話裡話外似乎都有

了答案。

直到菸盒空了，話題才自然中斷，讓他在對方意猶未盡的嘆息中站起身來，進行此行最後的步驟。

金爐裡，深色灰燼包裹著橘紅的光，像埋藏在紙捲中的菸草，忽明忽滅。

他使勁吞著因抽菸而黏著在喉頭的痰，然後用其他香客留在金爐檯面的打火機燒斷了包裝用的紅繩。

他把最大張的金紙捲作紙筒，用打火機引燃了邊角。火焰順著熱氣向上的原理烤著他的指尖，直到大半張紙消失在逐漸張狂的火焰中，他才將紙張丟入爐中，作為燃燒的基底。

接著，他凹折餘下款式不同的金紙，逐一送入火中。粗糙的紙面擦破他的指腹，疼痛卻似乎並未隨著神經牽動知覺。

火已然燒旺，指尖稍微一鬆，紙張就被爐中自然產生的氣流吸入爐裡。看著它們捲曲、變色、灰化，如他想要讓自己好轉的決心，總是在關鍵時刻灰飛煙滅。

他不確定自己是忘了想要什麼？還是因為心中其實並不相信這一切能給予幫助呢？包含醫生的診斷、神蹟、所有親朋好友給的建議，他似乎都在反射性地否認著。

好好吃藥、與頻率相近的人相處、直面醫生的診斷，他有著再清楚不過的答案。可這個充滿暴力心態的自己，心中滿是憤慨與負面心態的他，真的可以獲得救贖嗎？

爐中高溫烘烤著他的臉，從熱切的暖意，迅速轉作具有攻擊性的狂燄，將他口罩下的臉逼出汗水，如有生命地試圖勸退他的注目。但他不動，這次，並非因為遲鈍的痛覺，而是渴望感受熾熱的能量。

那熾紅的，生命之火能量。

他最後一次深深吸了一口氣，摸出了口袋中的診斷證明，扔進

爐裡。

小說





林雨諄

自我介紹：

高雄仁武人，屏東教育大學中文系、中山大學中文所畢業。現任全球快遞高雄營運中心副理。終身愛鄰騎士。

曾獲花蓮文學獎、瀚邦華人文學獎、飲冰室茶集、西灣文學獎等詩獎；金車奇幻小說獎、超新星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民國96年起連獲17屆陳哲男校友文學獎；2020年8月出版奇幻小說《暗影者甯安》。

得獎感言：

希望這個世界可以一直更友善，對動物，對他人，對自己。





小說組第二名

99 級中文系校友 林雨諄

高雄某個地方

我對音樂理性層面的理解幾乎是零，和一般普羅大眾一樣，吃好吃的東西、聽喜歡聽的音樂，就只是這樣感性層面上的理解。而且我幾乎只聽華語音樂，增加自己在 KTV 裡的社交貨幣，但近幾年我也很少到 KTV 唱歌了，必須饒過其他人的耳朵。

也是最近才開始趁空跟薔 Faye 的場，也許可以治療我自己跌落黑井所受的傷。是在蓋城堡的返途中不小心摔落的，一個沒有預期就忽然出現在生命裡的黑井。那黑井又大又深，往裡頭吶喊的時候，回音響亮多變。黑井總是具備某種吸引人死亡的誘惑魅力，人們求生與求死的慾望，其實幾乎是同等強烈的。生存與死亡常常就只是同一件事情，好比更好的生活，其實是為了更好的善終，體現這一點最直接的證據是婚姻與繁衍。

在我意識到的時候，已經跌入井底了，過程並沒有很痛，直到觸底的喀一聲被我聽到，才發現自己早已傷痕累累。所幸並沒有致死的傷，脖子沒有扭斷，四肢也健全，但在深不見底的黑暗之中，連用力揮動的五根手指頭都沒辦法瞧見，有一陣子真的以為我的手臂已經全然失去知覺，在我沒有動它們的時候。井的最上緣有著一層薄薄的月光，往旁邊摸去，有一條向上攀爬的繩索，也許是打水用的井繩，這要等我有力氣去拉動它時，才能確定這一點。

當然我最後是活著回來的，否則也沒辦法坐在這裡聽歌。但我知道我的靈魂現在還在那口井裡頭，為了存活下來而努力的讓自己爬回到現實。畢竟還有正常的生活要過，而且城堡也還蓋到一半，不



是一件能夠中途就放棄的事情，必須要接著蓋。

看著賈斯汀點的那杯滿是冰塊的牛魔王（愛爾蘭威士忌加上黑糖與咖啡，第一輪先和冰塊調過，最後再加上愛爾蘭啤酒的傑作）被遞了過來，我收到瑞克的訊息，說今天沒辦法過來了。

上次瑞克在這裡喝威士忌喝得酩酊大醉，他點了很多杯不同的威士忌，日式的 Yamazaki、蘇格登 15 年、格蘭傑 18 年、格蘭利威 15 年……曾當過 Bartender 的瑞克敘述著威士忌沿著杯緣品香的方式與如何辨別其泥煤味，轉眼已隨著四、五杯冰球一飲入喉，最後直接開一瓶格蘭傑 18 年，服務生說這樣前面點的兩杯可以優惠不收費。瑞克後來自願自哭了起來，幾乎是泣不成聲的用顫抖的手一個酒杯、一個酒杯的，把裝有一顆大冰球塊的威士忌喝下去，小玉幫他把要喝的酒一點一點斟入酒杯，不讓他自己倒，怕瑞克打翻酒瓶；早已唱完的蕎 Faye 則坐在他的左手邊，說著安撫醉酒人的那種一搭一唱的玩笑話，對對對我們知道你同事對你很好，我們也對你很好，大家都很好，大家都是好朋友。不讓場子悲傷一向是蕎 Faye 的專長，應該說逆骨的她經常要讓事情往反方向走，冰與火，哭與笑，悲與喜，擅長遊走在兩個極端，在反差中又有某種「大概可以理解」的一致性——她就是那種不想被別人猜到的人，跟蕎 Faye 說她今天不會去運動，會大大觸擊讓她去運動的機率，她就是這樣的人。

那天，瑞克崩潰大哭的原因，小玉和賈斯汀都猜和蕎 Faye 有關，但這事只能私下猜。我只覺得和愛不到一個人有關。瑞克有和我說了半年前和女友提分手的事情，他不愛她了，這是其一，至於瑞克的心裡有著誰，他沒有明說，我也不想特別去暗猜。我還是希望和

瑞克保有個不錯的關係距離，交換一些心事。他也知道我跌入黑井而沒有死掉的事。瑞克哭了一個多小時，格蘭傑 18 年也喝掉了三分之一，小玉一邊用衛生紙幫他擦掉鼻涕，瑞克去廁所吐了三次，整個馬桶像被捅了好幾刀而噴血，深紅色的威士忌，回來繼續潰哭，但感覺到他有點越吐越醒。蕎 Faye 仍不時對他開有節制的玩笑，大夥是一邊陪伴著瑞克的情緒，孵著這個夜的酒精、醉話與剛才蕎 Faye 唱的〈紅玫瑰〉。深夜兩點半瑞克吐完最後一次坐在馬桶上，我們終於叫了車，他整件白色上衣完好如初，一如他日常的紳士典範。現在瑞克身上的香水味就多了威士忌的味兒。

所以瑞克說他今天沒辦法過來。可能和上次他的失態有點關係，距離發生的時間點太近，他會選擇維持自己在大家心中健談又善於社交的紳士形象，一如他年前做了消除眼袋手術後的上把個月不出門見人一樣的堅持。我決定和賈斯汀坐在吧檯旁，點了可樂和薯條湊了低消，就看見蕎 Faye 從門外走進餐酒館，和我們打招呼後，直上二樓架設她的設備和器材，並用陳潔儀的〈喜歡你〉開場。蕎 Faye 知道我喜歡那首歌，但她不知道其實我喜歡那首歌的原因是有點悲傷的。通常蕎 Faye 唱結束後會留下來和我們聊天，但她今晚要幫朋友求婚，收拾完就趕著離開，把吉他袋放在機車前座，揹著音箱，一陣風走了。

我和賈斯汀決定到外頭漫無目的的散步，我們沿著四維三路的生日公園、苓雅國中，隨意繞著苓雅路、忠孝路，這裡的民舍在夜裡有種老照片的暗黃樸拙，街巷裡仍可見得老房舍們垂垂佝僂的模樣，與市郊街景也並無太大差別。我喜歡一直走一直走的感覺，每天晚上我一定會和自己走一段，通常是聽「得到」的《羅輯思維》，最近則聽「吾橋有水」的音樂，蕎 Faye 唱的團。兩個人走也行，我

喜歡專注在和另外一個人的談話，這是一段意識流動的同行。

賈斯汀喜歡動漫，《遊戲人生》、《新石紀》、《輝夜姬想讓人告白》、《出租女友》、《成神之日》，我一部都沒聽過，卻因為他的推薦而看了《排球少年》；也聊了一些影劇，我們都對《黑袍糾察隊》印象深刻，他看了很多。大多時候談話的內容並不是太重要的，都是些下一秒就忘記也沒關係的話語，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交流大抵是這樣，話語、聲音、表情、笑聲是音符，彼此的感受是被填上的五線譜。賈斯汀是個很單純的 23 歲男孩，小了我十來歲，有求必應的青年，求學時幾個朋友向他借錢，都借，也累積了數萬元，幾個憂鬱傾向的朋友（都是女性）也找他傾訴，成了一種日常習慣，可能他的不拒絕是一種暖意，不讓人落空的期待在這個世上都是善意的。賈斯汀說半夜三點的電話他可接過不少。

「半夜三點？」

「嗯。」

「你不用睡唷？」

「沒差。」他說會半夜來電總有不願被拒絕的特殊性。

賈斯汀有一位朋友 M 過世了，一天 M 趁著男友進浴室洗澡時跳樓了。如果當時有多關心 M，比平常更多一點關心，也許 M 就不會死。賈斯汀說，從此不會拒絕可能是求助的電話。他曾經從高雄騎車到彰化見 M 一面。比起 M 數次割腕吞藥未亡，從高處往下縱身一跳這樣絕對的物理性傷害，可能 M 這次是決意要死了。我覺得，但沒說出口。


聊了工作，聊了感情，與賈斯汀在深夜這樣走著走著，總讓我覺

得夜還很漫長，並沒有要結束。我平常是個早睡慣的人，這樣的時刻讓我感到難得，特別是我認識賈斯汀還沒超過三個月。我們與瑞克都是蕎 Faye 的聽眾，經常會在她唱完後小聚一下，自然就交上了朋友。還有幾個核心聽眾，也許對蕎 Faye 或多或少都有點情感投射與偶像崇拜，見過大家出手闊綽，大方展現那若有似無的追求，讓人可肆無忌憚的熱烈求愛，不用隱晦與低調，不用藏。我也好奇著每一個來到現場聽蕎 Faye 唱歌的聽眾，是懷著什麼樣的心緒來的。

愛的品質，是否類似追星的剎那，因為所愛之人的獨特、優雅、氣質與魅力，也許就是偶像最終的價值所在。沒有人想愛一個不愛的人，沒有人希望自己的愛普普通通，沒有人想讓心裡空空的，心臟所在一定要放置一枚有意義的印花、一剪清晰可見的身影。我們將靈魂置放在追求的神聖殿堂，祈求神祇在極瞬靈光之間回眸一瞥，看見我們自己、證明我們的存在。

賈斯汀交過一個女友，後來就沒了，我也沒追問。又說他喜歡一個女孩子，追了四年未果，又喜歡了一個，也追了四年未果。我開玩笑的說，這樣不行，你要一次牽線四個，平均時效可以縮短到一年。他又說他不喜歡比自己年紀小的女生，前陣子有個大學生和他說，月亮會發光是因為月亮自己本身會亮，真的完全不行。我想了想，不是這個回答不可能，肯定是這個女生不可愛，不然喜歡一個人，在賈斯汀這個年紀，肯定是要不分年齡的，和女孩子聰不聰明無關，和一位青少年腦內的分泌量才特別有關，女孩子只是催化劑，這幾乎不是靠理性或意志力可以控制的，除非你是宗教、聖賢之類的人物，可以對七情六慾斷捨離。

蕎 Faye 當然要比賈斯汀大，但大多少，對賈斯汀只是個概念，我



想這永遠會是一個謎。再走一會兒，賈斯汀還要走路到附近的另一家酒吧 **mini fusion**，和朋友續攤。他還推薦了我上善若水與無念。上星期他才在那間酒吧遇到其中一位追了四年的女生的男友（已分手），那個男生在賈斯汀左手邊坐了下來，就往他瞧，先前賈斯汀和那女生相處了一段（也許就是模模糊糊的曖昧吧），後來那男生追走了，還在 **IG** 發文嗆賈斯汀不要有小曖昧、不要搞小動作，根本莫須有，兩人因此結下樑子。酒保和賈斯汀熟，對了眼神，不用幫忙，雖然賈斯汀想逃離現場，後來還是聽了對方把話說完，為從前的事情道了歉，他就離開了。賈斯汀和我說，這一切根本就沒必要，走出這個門，兩個人各自過日子，根本不會再有任何干係，說這些，對方自己安個心而已，討什麼拍。

我對賈斯汀要去續攤的精神體力感到佩服，深夜的這個時段他經常有著酒吧小酌的局，並在喝完後莫約花一個多小時走回鳳山。我在這年紀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社交上，研究所的每天晚上都泡在羽球社、圍棋社、國標社、現代詩社，還有和女孩子的約會上，幾乎沒有一天是浪費掉的，並在半工半讀負擔掉生活費的情況下，完成了我的碩士論文。所以在社交活動這一方面，我大概也和賈斯汀一樣的豐富。

但我不會說賈斯汀對於社交活動是積極與熱衷的，該怎麼說，每一個來到薈 **Faye** 現場的聽眾，靈魂深處多半沾染了些暗灰色的寂寥，但幾乎每一場都隻身到場的賈斯汀，並不會給人一種匱乏與寂寞感。他之所以在這裡，就是因為他想要在，沒有多餘的原因，賈斯汀本身的意志讓他這麼做的，不是因為什麼其他動機。應該說其他動機都是次要因素，賈斯汀意志本身是心臟。他當然喜歡薈 **Faye** 的音樂，喜歡一個人在外頭的獨處，靜靜聽著音樂，感受酒吧的夜

色、酒精與對話，感受外頭散步的每一個步子、氣息與月光。但他總是一個人獨自到場，沒有特別約其他的誰，就他自己一個。這樣的賈斯汀能感覺到寂寞嗎？我並不覺得，也感覺不到他是因寂寞而來的，否則就是他內斂得太深，寂寞像礦山裡巨石深處的一塊玉，令人探究不到。

相較於他而言，我大概是滿身寂寥，寂寥像秋天落葉那般不斷抖落。蕎 **Faye** 曾說我是個很壓抑的人，我想了很久，還是不明白我的壓抑是什麼，壓抑這個詞像是把所有的情感、情緒通通鎖在一個太過狹小的紙箱子裡，導致紙箱子歪斜變形。但我並沒有感覺到我自己的壓抑，所以我一直覺得蕎 **Faye** 解讀錯了，我只是覺得我自己有點悲傷而已，我的悲傷像秋色般刷在我的身上，以至於我習慣得沒有感覺到我的悲傷。大概是跌入黑井所造成的後遺症吧，想要把城堡蓋好的急迫性，也加深了我因進度遙遙無期而產生焦慮，內心想著說不定這是一場不可能會完成的建設，對絕對失敗的設想而導致絕對的絕望產生。我不行，我不可能，我沒辦法。

賈斯汀說今天那和他感情不太好的弟弟凱也會去 **mini fusion**，凱平常都在台南讀大學，回高雄時，也特別不想回家。賈斯汀自己也不那麼喜歡待在家，和凱不同，他說凱只是換個地方滑手機而已，自己則是和朋友敘，或聽蕎 **Faye** 唱歌。

「我弟以前做錯事情，被罵的都是我，爸媽覺得我做哥哥的，都沒把弟弟教好，但這關我屁事？」

平靜內斂的賈斯汀，和凱不同，凱是很放蕩不羈的在過自己的生活，最嚴重的一次，**16** 歲的凱在上課的時候打給 **18** 歲就讀大一的



賈斯汀，問哥哥該怎麼辦，電話中的凱似乎相當不知所措，支支吾吾，才說出自己讓女友懷孕的事。賈斯汀一邊走出教室並甩了教室的門，老師還追出去問他怎麼了。後來賈斯汀的父親開了家庭會議，問他想法，賈斯汀也是回了一句關我屁事，被父親罵了兩個鐘頭，結果犯錯的弟弟反而過程中都沒事。我說那是因為你沒處理好現在的關係，你爸現在是要你看重家裡的事情，那是一種關係重視，和誰犯錯沒關係的。懷孕這件事情雙方的家長後來都知道了，但女方的家長說女兒這邊會自己處理。以某種角度來說，這可能是事情最好的發展了。

聽著賈斯汀說這件往事，又說到凱想要買什麼，只要要求家裡，父親都會買給他，電腦、機車、手機什麼的，沒有想過要自己分擔一點，零用錢也是能花光就花光，過著揮霍竭盡的學生生活，確實是個令人堪憂的小大人。所以賈斯汀並不是很喜歡凱，但這兩年有些好轉，兄弟如果都在高雄，也都會相互邀約一下，先前的衝突大概也因為兩人漸漸脫離家裡而沉澱了。反正約出來就是喝。我曾聽任教國中的朋友說之前有學生在廁所被抓到變成四腳獸，現在想想國高中確實是最青春放肆的年齡，而這樣的放肆是因為對性的一無所知與強烈衝動。

mini fusion 在光華一路轉林德街進入的小巷子，凱與賈的友人應該已久候多時，也許他們已經打成一片並成為朋友；也可能只是默默喝著調酒，滑著手機，思考著每個人自己的事。我與賈斯汀要分開的時候，他說死去的 **M** 之前有寫了一些東西，既像詩又像隻字片語之類的段落，有點沉重，我說沒有關係，你可以和我分享。於是我收到一個檔名《靈魂綑綁》的檔案，裡頭有四十二個小篇章共 **4499** 字的心情小語，大多是灰暗、掙扎、絕望與哀傷的情緒，從蛛



小說



絲馬跡窺見應該與分手失戀有些關係，殘破不堪且不受自己控制的靈魂，靠著藥物與心理治療想要努力求生、變好。愛情是每一個人都深藏在靈魂底的弱點，與自我認同、自我否定有關。

後來剩我一個人的時候，我又獨自走了一會，走進便利商店，買了一包微波滷味和一支長罐台啤，在夜色裡一直走著走著，讓胃裡的滷味陪我再消化一段。我很常一個人拎著一支啤酒就這樣走著走著。

「你覺得什麼是孤寂？我很常感到孤寂，而且覺得這是無人理解的孤寂，但別人其實犯不著需要理解，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孤寂。」

「現在呢？你孤寂嗎？此時此刻。」

「不會，我很平靜。我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快樂，而是平靜。」

「平靜很難得。」

「非常難得，可遇不可求。」

「所以你現在很平靜。」

「因為有你陪著。」


「我們得一直這樣下去，我們只有我們了。」

「恐怕這輩子都得這樣。」

「是啊。」

後來我再遇到蕎 Faye 的時候，我跟她說每次看到那麼多聽眾來到現場，或是在線上收聽，熱鬧的時候很熱鬧，但我總覺得有一種都市的寂寥感。不知道為什麼，我貧乏的腦中只能想到寂寥感這個詞，用一個詞來概括一種感覺，我怕會太便宜。而這個寂寥感，感





覺是可以寫下來的，也許，或許，我不知道。大家都是什麼原因出現而相聚在一塊的呢？蕎 Faye 說她很多聽眾只要一交女朋友，就會消失不見。我問她會難過嗎，她說是失落。會讓她失落的通常是曾經互動頻繁的粉絲，積極度、貢獻度高的熱烈聽眾。我想應該是有追求過蕎 Faye 的聽眾離開，最讓她失落。

蕎 Faye 有一陣子很常唱陳綺貞的〈台北某個地方〉，有一天我忽然覺得這個名字不錯，就開始用了。但就是一個開頭，也許沒有後續，也沒有結尾，就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沒來由的。像我們平凡與孤寂的人生，這般寂寥。





王紹倫

自我介紹：

基隆人，遠赴屏東求學，即將從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畢業。喜歡利用課業閒暇之餘創作，新詩、散文與小說都有，不過不成氣候，曾獲得海量參加獎。本次獲獎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勵與肯定，感謝評審老師的青睞，也請各方前輩好手不吝賜教。

得獎感言：

本文超過八成是改編自發生在我身上的真實事件，違背道德倫理，直面禁忌話題，也許社會大眾會以異樣眼光來看待我，但這就是現實、是歷史，也是青春。謹以此文紀念那段青春年少的歲月。



青春

小說組第三名
中文系四甲 王紹倫

小說

該如何定義「青春」？

每次提筆要寫你，卻都半途而廢，始終不知道該如何闡述這段往事，也許我不是不清楚說故事的方式，而是沒有釐清這個問題。電影「我的少女時代」主題曲說「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席慕蓉筆下的〈青春〉詩組說「青春是一本太倉促的書」，但對我而言，所謂「青春」是你出現在我的世界。

父母自我幼小時便始終忙碌於工作，於是稚齡的我成了「鑰匙兒童」，不像同年齡的小孩有父母在家等候，我拿著鑰匙為自己開門，為自己填飽肚子。時間一久，養成了習慣，而習慣又成了自然。到後來，偶爾父母都在家休息，我反而不適應一家人都待在同一個空間的感覺。


「媽，我想跟你討論一下未來升學的事情。國中的升學途徑大致分成高中、高職、五專三條路，高中基本上是給沒有明確興趣者選擇，因為學習層面加深加廣，可以做更全面的探索；高職與五專比較類似，通常是有明確興趣……」

「長話短說，你直接告訴我結果好嗎？長篇大論很煩。所以你想選哪個？」

「我就是不清楚所以才想找你討論。」

「你自己做足功課，考慮好再選好嗎？我先去接電話。」

我母親不曾休假。人明明不在公司，卻還有接不完的電話，而且常常接到電話後馬上就坐在電腦前鍵入資料；要不然就是一邊低頭用手機回覆同事訊息，一邊跟我對話。明明只是一通電話，但只要開始處理，就是好幾個鐘頭。相比之下，父親顯得沉默寡言。親戚總說我「外貌像父親；性格像母親」，因此，若有事情需要長輩的意見，更多的時候我會選擇詢問母親，雖然她總是處於忙碌狀態。



升學可以說是人生的轉捩點，但是現行教育制度僵化死板，書讀得越多就越迷失，最後演變成為了讀書而讀書、為了考試而考試，對自己的人格特質或興趣專長一竅不通，更別提現今社會仍存在升學主義的迷思，彷彿考上第一志願，人生就可以寫下完美的句點，可謂時代的悲歌，我只是一般平民百姓，並非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無可奈何，也只能跟著合聲。

在審慎評估之後，我選擇了一所社區高中，也正是因為這樣，才遇見了你。

起初吸引我的，是相同的興趣，我們都喜歡閱讀，也都喜歡寫作，更喜歡透過文字與他人交流。

我知道自己擅長國文，對於其他同學而言，那些課文中的文言文是艱深晦澀的，但對我而言，每個字都有它的樣貌；每個詞彙都有它的情緒；每篇文章都有它的個性，就如同活生生的人一般，我能分析、我能釐清、我能理解，甚至，我可以像女媧一樣創造。與其說是專長興趣，我認為這更像與生俱來的天賦，刻印在我的DNA裡面，也許就是因為如此，才會讓我們的命運交纏在一起。開學不久，我在國文領域的表現馬上就引起你的注意，從那之後，我們的話題增加了。

「你最喜歡哪個科目或領域呢？」

「國文。」

「果然，我覺得你的國文程度不錯，你平常私底下有創作或是閱讀課外書籍的習慣嗎？」

「有，我喜歡看小說，常常泡在圖書館，也喜歡創作，散文寫得最多；其次是新詩，不過目前還沒有能力撰寫小說。」

「其實這陣子我看了不少你的作品，無論是課程要求的記敘文；校內比賽的議論文；或是隨意抒發的心情札記，你的文章都很有水準，在男生之中算是比較罕見。那你有考慮往這方面發展嗎？」



小說



「目前還沒有想那麼遠，只是興趣而已。」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建議你往人文社會領域發展，跟你的興趣專長最符合，除此之外，你的表達能力很強，但我覺得相較於口頭陳述，你好像更擅長書寫。」

「我會參考看看的。」

我們談天，當然也說地，不限於口頭，有時是白紙黑字的交流。不同於母親，你始終溫柔細心，有時候甚至能察覺連我自己都沒發現的細節；始終願意傾聽我的想法，把我當作一個成年人看待，讓我感覺自己被重視了，這種感覺之前不曾出現，我好喜歡，總覺得心裡頭暖暖的，某個缺失的部份被溫柔的填補起來，塑造成完整的我。

之後的某次，我拿了一首詩找你討論。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恨不生同時，日日與君好。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我離君天涯，君隔我海角。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化蝶去尋花，夜夜棲芳草。

「這首詩說的是兩人因為年齡落差而留下遺憾，卻始終不渝。這樣的愛情，雖然不完美，但是很燦爛。」

「我也有同感，雖然無法明確判定是否為兩情相悅，但是其中散發出來的感情真摯而濃烈，只可惜年齡美中不足，不過這世界上又哪有那麼完美的事情呢？也許偶爾留下遺憾，那樣的『留白』也是一



種美。你可以接受這樣的愛情嗎？」

「我恐怕還是要視對象與情況而定。你讀過〈上邪〉嗎？那首詩描寫的同樣是至死不渝的愛情，相傳是女生寫給男生的，在傳統保守的古代中華社會非常罕見；其猛烈決絕的感情亦讓人印象深刻。」

自這首詩之後，我們又聊了好久，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彼此都對這個話題很有想法，你相當願意敞開心胸與我對話，願意聽我仔細分析、娓娓道來，等我告一個段落之後，再提出自己的想法，態度永遠尊重而溫柔，我們兩人之間沒有隔閡。在我的生活圈之中，你是唯一一個具備如此特質的朋友，就像太陽一樣，獨一無二又燦爛奪目。回家之後，我馬上上網搜尋〈上邪〉。眼睛看的是〈上邪〉沒錯，但心裡想的全部都是你論及文學時，興致高昂且眉開眼笑的臉龐。那晚，雙親仍然不在，我輾轉反側，難以入睡，直到我用雙手擁抱自己，腦海裡情不自禁的浮現你的身影。

幾天後，我們又開始聊文學。相同的是，你願意傾聽，眼裡沒有任何一絲不耐，多的是堅定與專注，且同樣的慈眉善目，你明明沒有開口，卻彷彿在邀請我繼續表達；不同的是，這次我以「不倫」為主題來開啟話題。

「請問你怎麼看待不倫的感情呢？」

「提及『不倫』，第一個讓我聯想到的是《刺鳥》，寫得是神父與女信徒不倫的戀情，是一本非常厲害的作品，對於角色感情變化描摹的相當細緻，不過我認為問題應該出在神父，男生不應該這樣的……」

當你開口後，我不小心出了神，開始仔細觀察你的五官，從那如瀑布傾瀉而下的頭髮；溫暖和善的黛眉；吹彈可破的臉頰；水嫩的朱唇，再到始終溫柔待人的態度；為人處世圓滑的模式；婀娜多姿的儀態，成熟卻保留了一絲稚氣，因為保養得宜，所以相較於同齡者



來的年輕，那年輕之中又帶著一股韻味……

「你有在聽嗎？」

當你伸手觸碰我的手背，我瞬間回過神來，血液衝上雙頰。

那一天，我忘了討論的主題；忘了你提及的文學作品，卻始終記得第一次接觸，那給我的感覺，就像小鳥輕輕的啄了啄窗戶，聽到聲響的我抬起頭，才發現一絲陽光灑進我的房間。

在高中被讀書與考試壓榨的苦悶生活中，和你談論文學，是我生活的一絲陽光，照耀著我，就像在為我指點前方。

「既然你這麼喜歡文學，何不考慮投稿呢？」

「投稿？我應該怎麼做呢？」

「舉凡報章雜誌或當地月刊，應該都可以詢問看看是否有在徵文，若像你一樣已經有一些作品的話，投稿是不錯的選擇，不僅可累積經驗，日後在求職求學方面亦有幫助。」

受到你的鼓勵，我將一首比較有自信的新詩投稿至當地的月刊。

那無意間的接觸

是我的幸福

心有靈犀的默契

我專屬權利

讓妳燦爛的微笑

是我的榮耀

幾個月後，我的作品還真的被該月刊刊登出來了，我喜出望外，第一個就想跟你分享。

「恭喜你耶！我果然沒看錯人，就知道你適合走創作路線！你會介意我將你的作品影印，並張貼在班級佈告欄嗎？」

「不介意，這其實都要感謝你的鼓勵。」



自己的作品被公開刊登出來，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勵。自那之後，只要是課業閒暇之餘，我都在創作，作品也陸陸續續的被刊登。直到某次，一位同學讀完我的作品之後，明明只是隨口提問，卻像暮鼓晨鐘一般敲醒了我。

「我覺得你很擅長寫情詩，而且你的主題好像也僅限於情詩，請問是寫給特定對象的嗎？」

不、不對勁，這樣好像不對。明明不可以對你動情，但你的人格特質、你的舉手投足、你的一顰一笑無不吸引著我，讓我陷入了兩難，明知不可為，但我就是想待在你身邊，跟你有更多、更頻繁的互動。我們那些歡樂時光，在苦悶的高中生活中顯得無比耀眼，我反覆的、不停地回味。

突如其來的，一位同學轉入我們的班級。起初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後來你發現該轉學生因為在人際社交方面嚴重適應不良而屢次曠課，所以積極的介入幫忙。你在班會時段的公開場合向全班同學說明這件事情，並請所有同學提供協助；你私底下約談了好幾位同學，希望能給予轉學生更多的關心，我亦包含在內。聽到消息的當下，我內心五味雜陳，因為除了你之外，我也一樣沒有其他朋友，那我就不應該受到幫助或關心嗎？自轉學生出現後，我無法在你眼中找到我的身影，那我不應該被重視嗎？是，你理應顧及全班同學、理應一視同仁，那我呢？在我自己與其他同學之間，我該如何取捨？這個問題日日夜夜困擾著我。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那時，國文課提及李煜的作品，下一章是徐志摩的《再別康橋》。

聽你在講臺上解析之後，引起了我的共鳴。我不可能感同身受亡國

之苦，但是可以理解從天堂墮入地獄的感覺。我永遠記得，那時臺灣剛好面臨梅雨季，雨，下個不停。

我渴望你的關注，就像全臺民眾渴望太陽露臉一樣。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並轉移不應該放在你身上的情愫，我在同一個時期喜歡了四位女同學，這四位分別具備了你的一種特質，要溫柔有溫柔；要成熟有成熟；要圓滑有圓滑；要細心有細心，拼湊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你，我也因此寫下更多情詩，漸漸的，你的目光終於轉回我的身上。

「這些詩是寫給誰的呀？」

「沒有特定對象，只是隨手創作。」

「是寫給心上人的嗎？可以告訴我是哪一位嗎？」

你炯炯有神的盯著我瞧，期待著我的答案，我則沉默以對。你的目光終於在我身上了，但是你總是將重點聚焦於我作品的八卦緋聞，而不是你面前的我，那你真的看到「我」了嗎？我又該怎麼開口，說明其實這一切都是為了你？那一陣子，關於我的流言蜚語甚囂塵上，連你也注意到了這個狀況，因此約談了我。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你一次只能選擇一位，可以告訴我你喜歡的到底是哪一位嗎？」

「我……我……」

我也不是沒有想過開門見山的回答，但是那樣的回答等同於告白，若這件事情再度被傳開，其他同學會怎麼議論我？最後，我還是將話吞回肚子，畢竟那時也離畢業不遠了。我知道，在你眼中，我變成了一位多情的男生了。

李煜的作品結束之後，來到了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你額外補充了關於徐志摩的國學常識。

「徐志摩一生曾有一位女人，第一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張幼

儀，請問同學，才華洋溢的徐志摩會接受長輩的安排嗎？當然不會，所以他有了新的對象——林徽因，但他仍然不滿意，後來又認識了陸小曼，跟陸小曼結為連理。也許正如俗話所言，『自古才子多風流』，各位男同學，若未來有了對象，請務必專情，好嗎？」

語畢，你似有似無的瞄了我一眼。被自己欣賞的對象討厭是什麼感覺呢？我想大概就是如此。

後來，我從那所學校畢業，同學們在畢業典禮上感動落淚，我則是百感交集。不善人際社交，只擅書寫交流的我只有你這位朋友。離別的缺點是，我再也找不到藉口待在你身邊；優點則是，這段不應該出現的感情終於被迫劃下句點。也是在這段感情冷卻之後我才察覺，求學的那段期間，你的一言一行或多或少都帶著性別歧視或刻板印象，但是戀愛使人盲目，是我選擇視而不見，那追根究柢，身為男生的我，到底做錯了什麼？會不會，其實錯的是我愛上了你？也許青春便是這樣，剪不斷，理還亂；我不曾釐清，還模糊了眼睛。

對不起，老師，當年的我，喜歡你。

小說



散文



第一名 不會做夢的人 | 陳宜軒

第二名 御守欲守 | 林郁綾

第三名 暮色 | 蔣育儒

佳作 騎士的驕傲 | 林雨諄

佳作 住在城堡裡的男孩 | 高呈瑋

散文組總評

評審委員

※曾金承老師 |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

※許劍橋評審 | 臺南護理專科通識教育中心

※陳昭吟老師 | 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第一名〈不會做夢的人〉

陳昭吟

這是一篇關於失眠的散文。寫徹夜失眠的無奈和種種思緒，無論是談解決失眠的方法，或是回憶過往還能擁有夢境的時光，筆調皆能掌握失眠的氛圍。雖然文中渲染著暗夜失眠的苦悶情緒，但文章節奏是有疾徐變化的；不過，全文最吸引人之處，還是作者以其巧思，將凌晨到清晨的整夜時序作為分段點標目，A. M. 2:00、A. M. 3:10、.....，每推進一個時間點，都讓閱讀者更感受到逼近天亮的焦慮，是能以結構設計貼近主題並充分展現主題的創意手法。惟A. M. 3:10一段談及作噩夢，在邏輯上似乎有偏離題目之虞，可再斟酌。

第二名〈御守欲守〉

陳昭吟

愛情主題的抒情文不容易寫好，往往會陷入情節窠臼，故通常開展性不大。然而本文作者以其細膩而有質感的筆觸，純熟而不落俗套的文字，輕易就將讀者帶入文中的畫面與情境，在淡淡感傷中又能看到跟自己和解的成長。除了熟練的文筆，文中最佳處還在於隨時溢出現實的愛情比擬和哲思，例如以「只有夢，才能未經允許地安排我們在另一個時空維度裡見面」談思念；例如以「徒手跋涉變幻劇烈的砂丘與妖異的流沙」訴說分別後的心境經歷；又例如以「人們總說不在意故事的最終結局，.....實則是惋惜沒能將故事以圓滿作結」來表



現對世俗慰藉的通透。這些都在在提升了這篇愛情美文的高度，所以能從一眾類似主題的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

第三名〈暮色〉

許劍橋

從青春步入中年，由校園來到職場，人生階段的轉折況味，作者將之壓縮在一日中的暮色，抽絲剝繭的細膩品嚐。被社會打磨過的風霜外貌及心境，如：「暮色持續深邃，誠如黑眼圈」、「失眠的掛鐘晃得老長」、「同學會的大家都各自成了奇形怪狀，聊天話題卻趨於單一；要生活下去，錢，工作」等，各種初老徵狀，作者詮釋得頗為深刻，由此更對照出還在校園時的無憂，以及任性的理直氣壯。通篇時間感濃厚，既有現實的（從下班、夜間進修、下課放學），也有人生的，互文對應。雖然終究得往更深的暮色前進，作者轉換心境，「看來今晚的夜還不算深啊！」，並「帶著微笑，在暮色校園中持續向前走去」，換言之，人生的下半場，依然具有各種期待的可能。

佳作〈騎士的驕傲〉

許劍橋

本文屬職人書寫，主角是今日極為常見的外送員。題材新穎，讓人眼睛為之一亮。文章真實而深刻，從手機防水套的選擇、去哪兒上廁所，到刻意閃避礦泉水及吐司（不知道壓壞算誰的）這類的訂單，把外送的各種「眉角」，一一道來。除了讓人明白外送的實況，作者亦與此工作對話並進行認同的爬梳，畢竟當中還糾纏著社會的眼光，以及對於壯年男性的期許。最終，作者似乎和這份工作的特質合一，「沒想太多，我經常騎了就上路」、「消失在黃昏地平線的野馬那樣，再也沒有人追得上我」，率性也帥氣的表呈出騎士的驕傲。



小男孩，總是有那麼一點淘氣、古靈精怪，令人難以捉摸，但卻又如此單純。一個住在城堡裡的男孩，是封閉的，不知道如何與人溝通，於是產生了強烈的自我管控，似乎也是一種自我保護；但也因此造成別人也難以理解內在封閉機制。作者巧妙的把這些元素聚集在一起，又塑造一個自我，也就是這個男孩，並與之相融，讓讀者通過這些具象卻又充滿譬喻、象徵的安排，巧妙的帶領讀者進入一個自閉者的內心世界。





陳宜軒

自我介紹:

不喜歡吃太甜的台南人，目標是成為一位可以寫出帶來溫暖和共鳴文章的資管人，希望自己能夠在有限的生命裡不停創作，努力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不枉此生。

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能夠獲得這個殊榮。由於對文學深具興趣，我選修了現代散文的課程。我要特別感謝任課老師，不僅鼓勵我們積極參與投稿，也給予了寶貴的指導和建議，使我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散文的藝術。這不僅是一次學術上的成長，更是一種對創作熱情的激發和引導。

最後，願大家都可以成為一個會做夢的人。





不會做夢的人

夜幕低垂，繁星散落在漆黑的夜，一閃一閃的亮著，而銀白色的月光輕柔的撥開雲層，柔和的灑在街道上，微風徐徐，街道上的路燈也一盞一盞的亮起，燈光溫柔地替每一位晚歸的人照亮回家的路，偶爾此起彼落的狗叫聲和車輛呼嘯而過的引擎聲，讓原本寂靜的夜晚多了些許喧囂。

今天的夜晚如同往常一般，除了奔波勞碌的上班族，大多數的人早已安安靜靜的躺在溫暖的被褥中進入夢鄉，希臘神話中的夢神摩耳甫斯同他們一起盡情的裝飾著夢，有五彩斑斕的、有光怪陸離的，也有虛無飄渺的。

但造夢的神似乎不是萬能的，也會有出差錯的時候，祂好像把我和一小部分的人給遺漏了，祂已經好久沒有來找過我了，似乎忘記了我這個人的存在。

所以我好像不會做夢了。

A. M. 2:00

「失眠了要怎麼辦？」

「怎麼樣才能睡得著？」

「有什麼可以讓自己趕快睡著的方法？」

每到失眠的夜晚，我總會例行公事般的把問題打在搜尋引擎中，開了無數個分頁，看著各種醫生的建議、各式各樣的偏方，以及網路論壇上各個網友留言的意見，而我為了能讓自己順利入睡，



幾乎把每個方法都試過一遍，但都無濟於事。

有人說數羊可以讓人快速進入睡眠，但我硬生生的數到了一萬多隻仍然一點睡意也沒有；還有一次聽說喝熱牛奶也能幫助睡眠，結果依舊十分清醒，那些對別人有用的方法用在我身上卻通通失效了，我像是對它們產生了抗藥性，也曾經想嘗試過吃安眠藥來治療，但我不想過度依賴藥品，除了有可能會上癮，吃藥也讓我覺得自己像是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但我不是，我不覺得自己有病。

夢被鎖在一個小小的盒子裡，它藏在了睡意的最深處，被掩蓋、被埋藏，讓人難以察覺，當我們陷入深深的睡眠時，摩耳甫斯將會代領著你一同去尋找它。只要把鎖打開，盒子裡的夢會接二連三的竄出，你只要挑選好自己喜愛的夢，造夢神的會與你創造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夢境。

但我失去了那把鑰匙，那把名為「睡眠」的鑰匙。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會羨慕那些一躺下就能立刻睡著的人，畢竟他們不用忍受失眠的痛苦，可以自由自在遨遊在夢裡，隔天也能精神飽滿的開始新的一天，這好像是我一輩子也無法體會到的。

「晚安。」手機跳出一則訊息，微弱的燈光在一片漆黑的房間裡顯得格外刺眼，但失眠的人沒有晚安，所以我從不說「晚安」。

A. M. 3:10

夢究竟是什麼？



散文



如同佛洛伊德提到的，夢都是「欲望的滿足」，夢也是通往潛意識的道路，現實中的我們無法面對，再三逃避的事物都有可能在夢裡出現，甚至在夢境中找到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並非所有的夢境都能夠如此平和，並非所有的夢境都能給我們對於生活上的提示，有些夢讓人喘不過氣來，彷彿被囚禁在深海裡，被黑暗籠罩，被壓力包圍，我想，那裡就是每個人心中最黑暗的地方。

夢神摩耳甫斯久違的找到我了，但祂帶來的不是什麼好消息，我想這是因為我的埋怨而帶來的懲罰。

一場噩夢。

我夢見自己身處在一片漆黑的世界裡，伸手不見五指，周圍的一切安靜得讓人呼吸困難，各種自己害怕的場景一幕一幕的重新上演，恐懼、挫折迎面而來，想逃卻逃不了，只想讓自己趕快醒過來，但我彷彿被成千上萬的巨石壓著，無法動彈，無法逃避，只能無助地看著畫面重現在眼前。

「妳為什麼什麼都做不好？」

「妳可以努力一點嗎？」

「我們家的人數學都很好，妳怎麼學成這樣？」

各種偏激、傷人的言語縈繞在耳邊，看著眼前中的自己手足無措的蜷縮在小小的角落裡，被言論傷害著卻無力反駁，只能獨自崩潰，獨自承受，然後再獨自慢慢的把碎掉的自信心一片一片的拼湊





起來，殘缺又完整。

我奮力的睜開雙眼，看見如同夢中的一片黑暗，回憶裡的片段令人窒息。

所以我倚著窗，從這小小的窗口窺探整個世界，寧靜的街道上除了偶爾風吹過樹葉所發出的沙沙聲，就再也沒有任何聲音了，一切是多麼的安靜，全世界的人都在酣夢中，都在做著屬於自己的夢，唯獨我一個人享受著萬籟俱寂的夜晚。

A. M. 4:15

好像快下雨了，烏雲漸漸的遮蔽了月光，黑藍色的天空鋪上一層薄紗，整個天空變得灰濛濛的。果不其然的下起了一陣大雨，我盯著窗外看著被雨水籠罩的世界，突然一陣狂風猛刮而來，一串串的雨滴被打散，淋濕了屋簷，淋濕了窗台，淋濕了樹木，整個世界都變得濕淋淋的。

但夏天的雨來得又急又快，雲漸漸的散了，世界又歸於平靜，做夢的人沒有被吵醒。

不由得的想起了我很久很久以前，在失眠還沒找上我之前曾經做的一個夢，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身邊有親朋好友的陪伴，滿山滿谷的野花盡情綻放，大家聚在一起歡顏談笑，所有的一切都美好到無可挑剔，我好像置身在烏托邦裡，那裡完美到無法用言語形容，但是進入這樣夢境的鑰匙已經被我遺失了。

看了一眼手機螢幕顯示的時間，天也快亮了，我依舊沒有找到



散文



催眠自己的方法，睡意也如同雲朵一般漸漸散去，現在已接近清晨，隨著夜與黑暗起舞的夢神摩耳甫斯早已消失無蹤了

A. M. 5:30

我往窗外一瞥，天空晨光熹微，樹林中清脆的鳥鳴聲打破了寂靜，陽光輕輕的灑落在土地上，新的一天如期而至，我像個孤獨的守夜人，一個人默默地找了一夜那不知道被丟棄在哪裡的一把鑰匙，一把打開鎖的夢盒子的鑰匙，直至黑暗褪去，整個世界明亮了起來，我再也找不到它了。

所以我依舊在祈禱著，祈禱造夢的神能夠眷顧我，賜予我一場色彩斑斕、光鮮亮麗的夢，祈禱我成為一個會做夢的人。





林郁綾

自我介紹：

二〇〇一年出生，臺中清水人。喜歡閱讀，喜歡花海、月景。屏東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畢業後初任官，期許自己成為允文允武、溫柔且有力量的人。曾獲第二十八屆天使嶺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

得獎感言：

流年輕轉，歲歲平安。珍視生命當中的每個階段，試圖保留逐漸模糊的零碎片段。我認為文字比照片更具有溫度，因為文字能夠鉅細靡遺記下事發經過、完整脈絡；相機僅能捕捉當下的瞬間，對照片的印象會隨著時間軸遞增而褪色。我在寫作世界中自省，瞭解悲、歡、離、合是合成成長的必要元素，未來會持續創作。



御守欲守


散 文

悄悄收藏起來了。

那疊墨痕略微褪色的信紙與卡片，已然被封塵在抽屜深處一段時日，堆砌成一座小堡壘，護佑著不為外人知曉的雜亂心事。一疊車票、一顆種子、一彎新月、一抹淺笑、一隻小貓，擺放得整整齊齊，留下一些或深或淺的痕跡，那些珍貴的回憶始終被妥善安放，是曾經相戀相惜的證明，歲月荏苒但記憶著痕不淺，永矢弗諼。世界兜兜轉轉，每天千萬種相遇和錯過，數算不清從身旁經過的車潮與人群，也計劃不了那麼多出其不意的遇見，他的出現如同一抹溫煦的朝陽，然而在陽光所及的範圍內，難免遺漏一些角落。

某個靜謐如常的早晨，家人把屬於我的信件放在房間外的小郵箱中，我輕輕轉動門把，試圖將一切阻隔在外，即便是匿名，仍能一眼就能認出他的字跡，附著御守盒子的最後一封信，末段寫道：「御守是我在京都的下鴨神社求來的，據說是男女求得姻緣的地方，儘管不知道該以什麼身分，我仍然替我們求了一對，但願妳能原諒我的自私。」我顫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拆開信封袋，身子順著門邊緩緩癱坐，淚水不聽使喚地遮擋眼前視線，幾個字被暈染開來，縮成一些濃重的墨點；世界靜得透明，像一隻沉睡的巨獸，而我心裡紛沓的雜音，震耳欲聾。有些碎痕似乎已然內化成身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稍微一些風吹草動、似曾相識的街景，或是聽見有人提及他的名字，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要避開，幾乎是反射性動作。

一隅有光，仍未必溫朗，記憶彷彿停留在遙遠的晴朗世界。熠熠燭光，滿室生輝；那天是我十九歲生日，他一身溫文儒雅的氣息，笑盈盈地端著蛋糕，朝我徐徐走來。相識多年，一如既往的浪漫與儀式感；我緊閉雙眸，雙手合十許下第三個願望：「我想陪著你一起慢慢長大，然後再一起慢慢變老，直到白雪輕覆，鬢染霜花。」我輕輕拉著他的袖子微幅晃動，將身子緩緩側轉，笑靨像是



被打翻的蜜餞罐子，空氣溢散著甜膩的香味，像隻撒嬌的貓，臉龐往他的懷裡埋藏，是熟悉又令人心安的氣味，穩定的鼻息與同頻的心跳。逆著光的模糊視線裡，看不清他的表情變化，只有淡淡淺淺的粗略輪廓，就如同故事概要，省略了許多枝微末節。不過確定那人就是他，就像是即便收到匿名的信件，也能透過字跡一眼辨認出他的身分那樣肯定。我獨自經歷了夢裡的一切，隔日醒來，他與這個世界和昨天並無二致，不因為我在夢裡與他有過多少悲歡離合，而更動城市運轉的齒輪，或是影響四季花海的開落。

灰濛濛的，四周籠罩著一層無法透光的冷色調，只有夢，才能未經允許地安排我們在另一個時空維度裡見面。忘記這是第幾次遽然醒來，我揉了揉已經紅成一圈的眼眶，捻亮枕邊圓桌上的鵝黃色小夜燈，費勁地撕開張牙舞爪向我襲捲而來的黑暗。床邊矮櫃上的相框已披上薄薄的塵，那些被喚醒的記憶，沿著光絨絨的微明指引，照片上泛黃的點點滴滴，舊時的光景與昔日的笑顏被重新粉刷——那是暢談夢與理想、詩與遠方的我們。然而我已釐不清夢境與現實的分野，被恣意折騰了好長一些時日。

「我覺得文字比照片更有溫度，因為文字能夠鉅細靡遺記下完整脈絡，而相機僅能捕捉當下的瞬間。」我曾經對熱愛攝影的他這麼說過，不過是在夢裡，抑或站在他面前腦海曾盤旋這樣的念想，已不得而知。時間軸無預警地支離破碎，就像那些倒轉的母帶，將無數個昨日，零零散散以跳針的形式重新上映，排列著亂中有序的組合，在虛像與實像間交織並存，置身夢境與現實的交界難以辨識。依稀記得他曾經對我說：「我們之所以相遇，是被彼此的質樸和純粹所吸引，它讓我們緊密相連，相互舔舐彼此受傷的靈魂。我會努力成為庇護妳的那棵樹，伴妳左右。」語調平穩而堅定，曾經的我全然相信那些誓言，認為喧囂的世界過於擁擠，希望山間有泉、河裡有魚、園中有花、枝上有葉、枕邊有他，足矣。



散文




原來我們什麼都能擁有，也什麼都能丟失，而且不過是一瞬間的事。因為我的家庭發生意料之外的變數，承載著無法宣緒於口的悲痛，所以我被迫成長，離開了安逸的舒適圈，肩上扛起重責大任，「入伍訓」是我人生的轉捩點。當時的他是我在官校受訓的精神支柱，是我在鐵絲網摧殘下匍匐前進的動力，是我在烈日豔陽下堅持信仰的寄託。那時候每晚的休息時間，都能收到他分享今日的所見所聞與暖心的打氣祝福。而我的血、汗與淚水的傷痛，都能在無形之中悄然癒合；約定之後要一起執手看花海月景，一起諦聽海風長鳴。直到後來某一天，他突然說出自己的焦灼不安、委屈、迷茫、沉重，以及無法想像往後分隔兩地的日子。聽聞他內心壓抑許久的真實想法後，從那刻起，規律節奏突變了調，一些文字失效的瞬間，反覆推敲過依然沒辦法給出什麼稱得上道理的合理解釋。我的世界崩塌傾圮，潰不成堤。我經歷了旁人無從得知的階段，那是荒漠中的旅程，我徒手跋涉變幻劇烈的砂丘與妖異的流沙，他的救贖對於我而言，不過是沙漠邊緣升起的海市蜃樓，使我能在荒原裡綻出花來，僅是虛幻而短暫的美好。我一直沒有別人想像中的那般堅毅，一邊發抖，一邊堅持著，也能算是一種勇敢嗎？

莫問前程凶吉，但求落幕無悔。人們總說不在意故事的最終結局，只要過程是傾心相待，便沒有遺憾。不過那句話背後的意涵，實則是惋惜沒能將故事以圓滿作結；而悲劇收尾的故事，卻更讓人印象深刻，我想這就是人性的寫照吧。在擁有和失去之間，我們總是無法取得平衡，事件發展的期望走向，可能無法盡如人意。

御守盒被放置在書桌一隅，一個不顯眼的位置——這是對過去真摯情感的緬懷。這些日子以來，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每當路過轉角咖啡廳的時候，總是仰頭看看我們曾經並肩齊坐的窗口，燈亮也好，一窗幽暗也罷，都令我心安。他的背影，緩緩從我的視線中由大變小，一步一步走出了我的青春，從我的世界慢慢淡出，漸漸遠





去。後來的他，仍以筆友的身分與我斷斷續續魚雁往返。然而斷捨離才是重新出發的事前準備，其實我放不下的，並不是曾經出現在我人生插曲中的男主角；而是那個情竇初開，義無反顧的自己。之後輾轉得知他如願錄取心之所向的地方，而我也持續朝著預設的目標勇往直前，拾光映耀，都會在屬於自己的花期裡不凋不萎，我們亦然。





蔣育儒

自我介紹：

屏東中學、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畢，目前任職於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久遠前的志願是當專職文字工作者。曾獲第 12、13 屆大武山文學獎、第 23 屆屏東縣作家作品集新秀選、第 8 屆桐花文學獎等。

在地屏東囡仔，長期關注這片土地上的人事物，對離別與消逝長存感嘆，於是學著書寫記錄，總希望自己手中的筆能變強，能影響更多人，能多留下些美好的過往。

得獎感言：

隨新聞事件發酵，大專院校在職專班質量及要求受到質疑，甚至被人詬病為文憑製造機；但或許我們只是想圓一個未完的夢，只是想早已僵化的生活中試圖再創出一點小小可盼的理想，讓暮色下渙散的眼神重新找回方向。

我相信初衷其實一直都在，只是生命中各種選擇讓祂(沒錯，如此崇高的祂)越埋越深，重新與祂對話吧！謹以此文與同樣在家庭、事業、學業中來回奔波，有點後悔卻又大喊加油的各位共勉。



暮色


散 文

結束一天疲累，將手機關成靜音，忽視通訊群組裡仍不停歇的交辦事項，惟今日有正當理由準時下班；果斷關閉電腦及思緒，轉頭忽略細小卻可聞的虛假揶揄，一把囫圇吞棗回憶起杜甫，青石向晚是當年背了又忘了的詩。只是時間依舊向前，剛嘆了口氣卻已成為過往；前方的路逐漸模糊昏暗，服務單位到上課地點那幾百公尺的距離，多少次將油門催到底限抓到的卻不是青春的尾巴……暮色，是我踏入校園的背景。

從什麼時候開始察覺的，職場上開始有人喊我「哥」了？鄰居小孩拿完禮物竟然說謝謝叔叔？連常去的飲料店稱謂都從同學改成了先生。讓人稱羨穩定的朝五晚九，一成不變的暮鼓晨鐘，從同伴眼中還算獨特綻亮的渺渺之星，到浮浮沉沉的恆河沙數，百億萬劫；或許一輩子就此成了定數，已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突破輪迴。

猶記那年畢業初出社會，手忙腳亂卻沒有人願意停下陪你度過蜜月期，滿腔熱血及付出換來的多是視而不見；黃鼠狼與狐狸，你不理解為何有些人總能將做了五十說成一百，就連主管今天換了新領帶都遲鈍忘了誇讚，只有在暮色降臨時能體會獨自加班的寧靜。蹣跚卻總是不知為何又走回學校，望著操場上熱情揮灑的青春；嚮往，卻已隔了層鐵窗，那些關於校園的美好，甚至手中曾緊握的幸福餘溫，彷彿隔日，卻已是咫尺天涯。腦中逐漸浮現幾年前長輩常說的那句話：「你們當學生的，是最幸福的！」可惜人總是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想好好放空，想駐足多留下一分遐想，夜已深。

又過了幾年，同樣是暮色，同樣是倏忽即逝的寧靜，下班的我依舊走回學校，只因穿過操場是回家的捷徑。談不上滄桑卻已臃腫的娃娃臉，明顯和兩旁穿梭的人群區別；開始覺得日子過得好快，



想停下來喘口氣，迎曦湖曾經的醜小鴨和女神如今早已不復模樣，撲騰翅膀驅趕著外人；我試著在職場學到很靈驗好用的招數，帶上一層又一層面具，說著好聽話語，心理暗罵一句「畜生，等我有天會飛了，一定要把你踩在腳下！」。追與被追逐漸變成生活中例行的瑣事，有些人學會在暮色降臨前開始倒數，想跳過打卡鐘前的排隊；有些人希望暮色持續深邃，誠如黑眼圈，無意義的手滑抗爭著睡眠，以為明天就可以慢一點到來。同學會的大家各自都成了奇形怪狀，聊天話題卻趨於單一；要生活下去，錢，工作，好像這就已經構築成了世界的全貌。你問當年月下湖畔大談壯志的少年去哪了？誰管呢，泥淖死水中越陷越深的腳印又不只一雙，得過且過唄。

暮色持續，晚歸望著月亮的魚似乎想說著甚麼，最後卻只是深深吸一口氣又再次沉潛，徒留四散開的漣漪訴說曾經來過，最後又回諸於平靜；這口氣，牠知道要憋得更久，才能等到天明。就這樣日升月起，錦鯉褪去花裳成了淤泥，台灣鯛名氣散盡回歸普通不過的吳郭魚；成家、立業、兒孫滿堂、歡度餘生？直到終末那天，才感嘆還有多少遺憾與夢想沒有實現，庸庸碌碌卻平凡幸福已無法說服自己，聲聲夜鷺，將那失眠的掛鐘晃得老長。

總覺得有時候想捉住越多，卻反而得到越少，索性放開緊催機車油門的雙手；是夜，我又再次踏進校園，微雨後昏黃光線伴著蛙鳴，眼前彷彿出現那個被遺忘許久的小男孩光著腳丫，在草地上嘻笑的身影；隨便找一窪積水就能拋諸煩惱，耗掉半天時間去琢磨蝌蚪到青蛙的神秘。

我又再次當起了學生，以夜間在職進修的角色；開學幾周後剛好遇到社團博覽會，看走道間熙來攘往身影穿過，終於有人對著我喊「同學」了！嘴角不自覺揚起微笑，享受著片刻年輕，望著身旁遞來越來越多傳單，原以為經歷殘酷社會的打磨，能如老僧入定般



散文




不動於心；不認真的我滑了下手機查看今日的上課地點，邁著疲憊卻還算堅定地步伐走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直到國樂社一首〈赤伶〉響起，卻又佇足一段過往，似乎大學時身旁也曾有個女孩，同樣社團的她一襲赭衣長髮，抱著古箏，總是素顏的打扮在朋友圈中並不顯眼，當年似乎還答應教她騎腳踏車，只是直到畢業都沒有實踐。如今過得好嗎？想當演奏家的夢想實現了嗎？還是已琵琶半遮為君婦？及時通、MSN、臉書，我努力在腦海中搜尋每一個曾經的回憶與身影，但經歷程式更迭與不同境遇，就算再相逢，是否笑問客從何處來？

亮著暖色夜燈的校園走道，曾是三五好友下課並肩討論晚餐雀屏中選的店家名單；曾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共同吐著大氣的騷年背影；也曾是說書人故事中情竇初開與舊情纏綿的八卦話題。如今人面不知何處去，只餘開學季的秋風帶著微寒，好像很久沒看手機了，五分鐘吧！忽然螢幕亮起，失戀時總埋怨狐群狗黨不夠積極關心，如今卻只想忽略一長串點滴到天明的催人鈴。

順手推開教室的門，如往常般安靜。課堂上教授認真講解並試圖激發我們的想法，不因日夜班的學生而有所區別，但記憶力與思緒正如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的我卻只有愧疚；終日累積的疲累加上遲遲無法狠下心刺股的雙手，早已不敵雙眼沉重；等會兒要報告了，資料卻是幾小時前才藉尿遁躲避主管視線慌忙準備的濫竽充數。驀然驚起，好像已許久不曾搜尋圖書館書目，上一次真正用整個星期的時間沉浸於字裡行間，已是十多年前暑假借的那套〈笑傲江湖〉；那時候還能作夢，往窗外望去總能看到持劍的俠女在天上飛；希望手中的筆能更有力量，能夠影響更多的人，為更多人帶來反思與歡笑，也盼想著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一絲足跡，但如今我成就了什麼？總說夢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總說加班好累，難得閒暇就只想放空；總說過一段時間再來完成吧，還早啊！於是而





立，不惑，知天命，耳順，真能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古今有幾人？直到眼前只剩純粹的黑，徒留呢喃……

原本就快連喘氣都不夠的時間，如今又更加的壓縮侷促，常問自己做這個決定是否正確；望向鄰座同樣堅持著的，有些人是為了加薪升遷，或多學一個能力以備不時之需；有些人是為了當初的遺憾，或年輕時的幾分之差；有些人則是一生志向，為理想興趣而努力。是否也有人像我一樣，想在停滯不前的柴米油鹽中再次投入能激起漣漪的迴盪，說是再拚一次也好，掙扎也罷，就讓久違的任性化作一縷短暫煙花。

璀璨散盡，教室又回歸沉靜，牆上投影片結束後燈緩緩亮起，每周只見數次，都一學年了還叫不出名子的同學親切跟我說了聲晚安。我背起書包向外走去，微光灑落，視線不自覺從仍在燈罩外執著撲火的蛾蟲往下移；那羽翼隨風瀟灑且昂首闊步的黑冠麻鷺猶自享受著，看來今晚的夜還不算深啊！

「如若生命已成一潭死水，我寧願去攪和，就算真成了團爛泥，也好塑個重生的娃。」於是乎，一位未來偉大的文學家悟出千古名句，帶著微笑，在暮色校園中持續向前走去，未完待續。





林雨諄

自我介紹：

高雄仁武人，屏東教育大學中文系、中山大學中文所畢業。現任全球快遞高雄營運中心副理。終身愛鄰騎士。

曾獲花蓮文學獎、瀚邦華人文學獎、飲冰室茶集、西灣文學獎等詩獎；金車奇幻小說獎、超新星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民國96年起連獲17屆陳哲男校友文學獎；2020年8月出版奇幻小說《暗影者甯安》。

得獎感言：

希望這個世界可以一直更友善，對動物，對他人，對自己。



騎士的驕傲

散文組佳作

99 級中文系校友 林雨諄

散
文

雨下得非常輕柔，微微的像濕毛屑飄了下來，沒穿雨衣也不會濕透。這雨一陣一陣的，有時急、有時緩，不過在炎熱的夏天裡，比起汗水濕透衣服，現在烏雲遮擋了陽光，微雨在皮膚上像一層雨鱗片，很舒服。

夏天我喜歡這種天氣，下了一點點雨，讓人覺得些微不方便，就會叫外送。微雨訂單會變多，出來跑外送的人會變少。昨天也是這樣的雨，讓我破了自己的歷史紀錄，**109** 單，加獎金共 **7104** 元。

如果雨勢再大點，就難跑了。天雨路滑，視線也差，不太好騎，穿脫雨衣、影響效率也是個問題，保護手機不淋雨更是個經驗，用夾鏈袋或透明袋包好，膠帶貼起來，比市面上的手機防水套好用多了，防水套的觸控功能不夠敏銳，太厚。雨天這些多出來的細節，都會在不知不覺中、一點一滴耗損到外送的時間。

外送這件事情，販賣的是時間，是幫客人省時、讓客人方便。

有時候騎在路上，或等電梯的時候，因為身上穿著制服，看到別人投來的眼光，心想別人是怎麼看我。確實，有機車駕照、會騎車，就可上路，是個沒什麼門檻的工作，所謂的正職或兼職，也僅差別投入時間的多寡。

說白了，就是個幾乎是誰都可以做的工作，再平凡不過的工作。

如果是中年二度就業，會是個不錯的選擇。像我這樣正值三十壯

年的男性，社會價值觀所賦予的期待與評價，去相親，人家就想，「你憑什麼？」三十歲的理想職業，遙遠而不著邊際。

還是說，這其實是我對自己的期望使然？

國小一直都沒怎麼念書，也都是第一名，領了校長獎畢業。國中也差不多，PR 值考了 92 分，上了明星高中，但上了高中不用功，幾乎就不行了，成績完全不值得一提，念了個普通大學，成為了普通的人。說穿了，很無聊。

◎

雖然一開始是這麼妄自菲薄的，但外送這一行做久了，有了許多經驗與心得，錢就會賺得很快。

外送平台剛熱門的時候，一個月休個四、五天，一天上線 13 小時，隨便也能跑超過 10 萬。也因許多人被這樣的高報酬吸引，加入跑外送的行伍，人多，訂單就像果汁大量加水一樣的被稀釋掉。

第一次疫情爆發以後，景況又變得空前絕後，疫情重災區的雙北地區就不用說，全省都進入三級警戒，餐廳禁止內用，只允許外帶和外送，許多民眾不敢出門，民生用品和三餐也都只能仰賴外送。我的歷史紀錄就是在這個前提下刷出來的。

疫情也帶給外送許多不便，因為禁止內用，沒辦法在 7-11 還是全家吹冷氣、吃東西，甚至是上廁所。上廁所尤其不方便，幾乎所有加油站都禁止廁所外借，但直營的中油還是開放的，在市區 2、3 公里就能找到一家。百貨公司也很方便，但就沒那麼多間。



散文



疫情趨緩後，我也休了一小陣子，讓那一電、一油的兩台機車歇會兒。吃到飽的電車會抓營業使用，所以安了一油一電。

據說凡事超過 10000 個小時，就會成為專家，我不該那麼妄自菲薄的，在外送領域，我就是職業的騎士。就我說，在外送還不普及的前期，與疫情爆發後不能內用的後期，在都會區沒跑到月收 10 萬以上，幾乎不太可能。我認識幾個頂尖騎士，都設這個為基本目標。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過自己要的生活，我覺得我就想當一個在都市裡隨意奔馳的騎士，想跑就跑，不想跑就休。每個月領到的酬勞，現在也還算不錯，可能這就是極速物流興起的初階時代。聽說未來就全都機器人自動駕駛了，誰知道呢。

也許很多人覺得，要想像我的生活很容易，我就是個跑外送的，跑外送就是騎騎車、送送東西，就這樣而已，沒什麼了不起。我們也許是很容易被想像的一群，導演與劇本家會覺得是一部很好導的戲、很好寫的劇本。當然也確實是個很單純的職業，打開 app，填寫疫調表單，就可以開始跑件，不用上、下班打卡，不用到指定地點工作，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是我們的出沒之處，是無所不在的外送員，散佈在都市裡的各個角落，成為城市的關節，街道的血液。

「把正確的東西，送到正確的地方，交給正確的人。」

是一位前輩金維兄說過的句子。我在想，把一件事情做對，很容易；重複做對 10000000 次，是個細活，是套哲學。





外送這件事情很小，世界上許多職業、許多工作也都是這樣，醫護、服務、零售、倉儲、物流、餐飲.....每一個人都擁有微小的光，在這個浩瀚宇宙裡，有著自己的光點，都是自己的大人物。每個人都要找到一件賴以為生的事，對我來說也許就是外送。

至少我覺得這輩子是不可能失業了，除非外送機器人出現，否則人們已一朝一夕開始仰賴外送，甚至習慣外送。以前還很多朋友覺得叫外送很不好意思，好像麻煩別人跑腿一樣，疫情爆發後，因為成為了民生必要需求，開始沒這個心檻，該叫就叫，衛生紙、礦泉水、生鮮魚肉通通可以送到府上。

如果真的不好意思，那就給我小費吧！

疫情嚴峻，每天染疫人數幾百、幾千、幾萬在增加，上次我送到客人那邊時，他給了我 500 元。

「不用找了，你要記得，這一餐是五百唷！是五百元！」客人反覆叮囑，拿走餐點。

我仔細一看，這一筆餐費總額是 444 元，真是個不想觸霉頭的客人。

外送公司曾找過我，問我要不要接受採訪，談一些使命感、內在動機之類的東西，但我想了想.....賺很多錢就是我的內在動機，我就拒絕了這個虛無的邀請。很多騎士夥伴加入，就是覺得收入可觀，才會一直拼命衝。當然，我們確實有比別人專業之處，才能夠讓每一個餐點、每一樣東西，送到每個需要的人手上。

我看過很多「普龍貢」，外送態度散漫，對東西沒有責任感，送到後也不管有沒有聯絡到客人，直接丟在一樓警衛室，沒消沒息的，這種很快就會被停權。但似乎各行各業都會有少數幾個這樣的老鼠屎。

老手如我，也確實會閃一些「不好送」的訂單，特別是超重、超過材積的單，比方訂購全聯整箱礦泉水兩大箱，衛生紙四捆，不知壓壞算誰的幾條吐司。還有像瓦城還是開飯川食堂這樣的滿漢全席餐點一整桌要外送，或是一趟 130 杯的大杯綠茶無糖微冰根本不知道從何載起，我就會開始和派單員編撰一些轉單的理由。

棄單率太高會被停權，得用些理由把單子轉出去，就不是棄單。雖然我後來都直接告知因為店家餐點還沒好，說還要很久很久很久。其他像是身體不舒服，想要上廁所，手機快要沒電，機車故障，都是從抽屜拉開就可以交出的答案。

「皮帶壞掉？」派單員透過訊息詢問。

那次我真的是機車故障，沒有要編理由。

「皮帶壞掉，車子應該還能騎吧？」

「嗯？」

派單沒辦法理解皮帶是一個機車零件。

但後來平台改善了調度，會拆單與增派人員，就解決了物品超

重、超過材積的問題（真的當大家都是開貨車外送啊！）

停紅綠燈時，視線是遼闊的，藍天、大樓、走過去的路人、一條狗、正在打包便當的人——啟動，加速，50、60、70、80，視線會從一條線變成前方一個點，四周開始模糊；人生在加速的時候，就只看的到前方。

晴天騎車讓我烘衣，雨天讓我沐浴，我常常在感知自己的心情，是不是隨陰晴不定，外送好像在磨練我的定性，亦或是我的宿命。一個人的命運是無可改變的嗎？沒想太多，我經常騎了就上路。

趣事很多，收入也不差，但我還是並不滿意現況，1992年周星馳主演的《武狀元蘇乞兒》裡面有句台詞說：「乞丐中的霸主，還是乞丐。」每個人的這一輩子，是不是都在自己的世界裡，逃脫不了一種乞丐宿命，或者是我太孤芳自賞，自以為曲高和寡。也許我終其一生，就是個跑外送的。

就算是這樣，希望我能一直保有屬於騎士的驕傲，可以一路往自己的方向前行，沒有顧慮，不在乎他人，像一匹一直奔跑、最終消失在黃昏地平線的野馬那樣，再也沒有人追得上我。





高呈璋

自我介紹:

我是會計二乙，高呈璋學號是CDH111004，興趣是彈鋼琴，彈吉他，打羽球，健身，偶爾喜歡看散文，或者是哲學類的，散文的部分是張愛玲，而哲學最近想看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一個蠻外向的人。

得獎感言:

我其實是轉系生我原本是中文一甲的學生，在上了現代散文習作之後老師鼓勵我們創作並且投稿，我本隊要寫什麼主題沒有什麼想法，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寫自身的經驗，那就是我的心理疾病強迫症，我從國小六年級就有強迫症，後來越來越嚴重，所以我才開始與她抗爭，也上網查了很多治療方式，才有了今天的叫好結果，文章的內容大多都是我和強迫症抗爭的經驗，以及心情，我想要把這些全部都記錄下來，所以才想說寫一篇關於自己的文章，藉此機會。




住在城堡裡的男孩

散 文

心像是一座宏偉的城堡，那座城堡是用一塊一塊的磚塊堆砌而成，每一塊磚塊都是都是平整而四方的，那些磚塊被漆成純潔的白色，但因歲月以及經歷的關係，牆上的漆有些許的斑駁。這座城堡高聳無比，四周圍著護城河，深怕被別人靠近。而這座城堡占地甚廣，內部結構複雜，裡面有著許多的房間，每個房間都會放著城堡主人不願被人知曉的秘密，以及過往的回憶，然而今天在我房裡的不是秘密而是一位小男孩。

在那個充滿歡笑的夜晚，我坐在電腦前，無憂無慮的玩著遊戲，那個景象快樂無比，然而沒有人想的到那是暴風雨前的寧靜，隨後電腦突然中毒，我慌張地跑到爸爸面前，說著電腦的情況，而爸爸本來就不喜歡我玩電腦，所以他的言語之中就夾雜著可怕以及無法處理的訊息，心靈此時黑暗無比，像是被黑壓壓的煙霧所瀰漫看不清前方，也恐懼著未知，再加上年紀不到成年以及心智本來也就不強的我，就被這黑霧鑽進那潘朵拉的寶盒。

那木盒布滿了荊棘，長著刺，但也刻著許多精細的雕花，還有許多唯美的圖騰，有矛盾之感，但那黑霧彷彿看不見那荊棘般，包住了寶盒，並且打開了他，頓時，黑霧變得更濃烈，把整個城堡包住，天空烏雲密布，一陣陣雷聲像是在咆哮著為什麼打開了那寶盒，城堡周圍的花也都枯萎凋零，原本就斑駁的老牆此時又佈滿了藤蔓，顯得陰森無比，此時房間黑霧瀰漫，我在霧裡隱隱約約看見了一個小男孩，那小男孩一見到我，二話不說地抱住了我，變成了會使人無限輪迴的枷鎖捆著我，那就是強迫症。



而我所說的強迫症，並不像一般人口中描述的那些情況，許多人對它有很大的誤解，一直誤以為罹患此種症狀以後，看到東西沒有擺放好或有物品特別突兀，影響視覺和諧，就會感覺到不舒服等等，但它其實真正的帶來的症狀非常的複雜，且難以理解，就像個孩子般；除此之外，它還會從皮膚表層慢慢滲入身體裡蔓延至全身過程極其難受，一般來說，患者會無法控制思想和行為，也許他們會有病識感，但想要遏止如藤蔓般複雜，且延綿不覺的思緒，卻十分困難。患者可能會花數小時反覆思考或做相同的事情，不過始終無法得到滿足，首先，有兩種強迫行為需要明白：一是強迫性思考，二是強迫性行為，前者是思想上的不合理要求和困擾，不僅難以阻止，還會帶給人強烈的不適感，包括害怕、噁心和懷疑等等；後者則是行為上的執著，強迫症患者會試圖透過重複性的動作，以除去強迫性思考與行為，在經歷一連串的焦慮之後，卻徒勞無功，仍然沒有結果。


正如同剛剛所描述的，強迫症一開始症狀最輕的是會不停的洗手或者是反覆做著同樣的事情，因為他們多半恐懼著沒有做好會發生無法像的事情，一般人在聽到這件事情可能會覺得難以理解，可是我想說的是，沒辦法，它是個輪迴，是個枷鎖，每個患者處理強迫症來時的方法都不一樣，只能從經驗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再來，第二個經典的症狀就是會詛咒一個人，並再去為他祈禱，也許你看到這會覺得很不可思議，甚至覺得荒唐，可惜事實是操控權並不在患者身上，腦袋裡的思想像是被一層灰黑所囚禁，受病症所強迫，反抗後的結果，只剩下痛苦與壓抑，患者沒有後援，只能靠自己解決，然而更棘手的是，它的症狀，因人而異，也許更嚴重，也可能輕微到不會影響到大部分的生活，但一樣的是，每個患者都只能靠自己找出鑰匙和藍天。

這個症狀如同小男孩一般，時而調皮，時而無理取鬧，心情當然也是陰晴不定，平時在城堡裡很難看的到它的蹤跡也找不著，甚至他在哪個房間也無從知到，我平時基本上都待在我的房間內，房間裡，有著一個壁爐，壁爐長年燃燒著明火，以維持著房間的溫暖，一張咖啡色麂皮沙發，兩面的書櫥，含有一扇看的到外面世界的窗戶，我時常靠著這扇窗，看著窗外發生的一切，我會因為窗外發生的一切而感到難過、開心、沮喪、不知所措、興奮，而我也不是一直都看著窗外，我有時也會坐在房間內麂皮的沙發上沉澱自己或是自省，對我來說這是最舒服的狀態。

直到小男孩突如其來的敲門聲。

這敲門聲像是刀子般，劃破了，這靜肅的空氣，我知道他又來了，他需要人陪伴，當我開門時，他就會像是久沒和主人見面的可愛小狗一樣，衝上來，抱緊我，但他和小狗不一樣的是，他會化身為枷鎖，將我綑綁住使我倒在地上，一瞬間窒息感竄變了全身，並使整個房間的氣氛轉為陰冷，陰鬱的氣氛蔓延整個房間，吹熄了長年燃燒的壁爐，整間房間就像是囚牢一般，冰冷的空間，和摸到時會使人覺得刺骨的囚住人的寒鐵桿，我把手伸向鐵桿外求助，卻無人幫得了我，甚至有些人看到，也只會笑笑地看著我跟我說沒事的，過一陣子你就會出來了，別擔心。然而我手也漸漸的放了下來，無力的癱在地上，等待時間使小男孩想通，而我則會努力的開導小男孩，並且試圖從枷鎖中掙脫，但試圖掙脫的後果則是使枷鎖變得更加厚重，勒得更緊，更難受，而我會漸漸地卡在他所帶來的循環裡久久無法自拔，無力解開，只得等時間幫我開鎖。

後來慢慢開始熟悉小男孩後，我漸漸察覺到，他其實是和我有



心靈上的連結的，他來敲門時總是是我覺得不安、害怕、緊張、不知所措的時候，而我也漸漸得到了那枷鎖的鑰匙，雖然不見得每次每次都可以解開這無名鎖，但總會有幾次生效，而這鑰匙必須透過一些特殊的儀式(在強迫症的圈子裡，我們稱解決辦法為儀式)獲得，例如，我在一開始病情嚴重時常會檢查瓦斯的開關好幾十次，後來我會開始慢慢地在檢查時，算著檢查的步驟，等回到床上時，腦袋不聽使喚開始胡思亂想的時候，有個我已經檢查完的依據，告訴著自己不用害怕，已經檢查過了，別擔心瓦斯會怎麼樣。

漸漸找到鑰匙的我也開始敞開心胸接納小男孩，並且逐漸地走出那雖然舒適但會使我自我封閉的房間，開始探索這座城堡，撫摸著這有點斑駁的老牆，感受著每一快磚瓦帶給我心靈的感，才了解到，原來這孩子比我還要早開始探索這座城堡，他比我這個城堡的主人更加的了解它，而我也開始緩緩地整理著這座年久失修疏於照顧的城堡。

在過程中，慢慢地尋找著男孩的蹤跡，在一個強迫症發作的夜晚，痛苦不堪的我，決定不再逃避，要整理這座城堡最深處，那時才赫然發現，小男孩一直躲在這裡，逃避著一切，躲著任何路過這座城堡的人，偶爾被這座城堡的旅客撞見，變得更加封閉；這一次我選擇將雙手緩緩伸向了他，抱緊他，此刻，城堡周圍綻放著百慕達奶油花和波斯菊，而這兩朵花的花語即是堅韌以及勇氣，這也是城堡再用他的方式告訴著我，接受並且面對是一件多麼難能可貴的事情。



112 學年度陳哲男校友文學獎作品集

發行人：陳永森 校長

編輯：黃玉枝院長、李怡璇

發行單位：國立屏東大學

承辦單位：大武山學院

地址：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 51 號

電話：(08)7663800 轉 27004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